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五月出版

章太炎先生主任

學界

太炎

第二期

第七冊

# 本社啟事

本刊出版以來承海內外函訂絡繹不絕本社爲推揚學術起見隨時將售罄各冊補印齊全以酬愛讀諸君之望因屢接各處函詢特此通告

## 本社代售經籍舊音辨證

吳承仕檢齋近撰經籍舊音二十五卷以篇牒繁重一時無力刊布乃錄其辨證之語分爲七卷先事印行其間辨證音理每下一義精當不易太炎先生稱爲近代希有其價值可知現託本社代售每部兩冊定價一元二角書到無多欲購從速

# 華國月刊第二期第七冊目錄

## 圖畫

漢玉圭拓片并跋

雷峯塔藏經之一章太炎先生題端

清宮藏香妃畫像

## 通論

中夏代議制度論

## 學術

與吳承仕論尙書古今文書續

尙書傳王孔異同考

詞言通釋卷六

再論魚虞模古讀侈音與汪先生書

荀子正名篇詁釋

但 燾

10467

章炳麟

吳承仕

鍾 歆

洪瑞釗

劉念親

佛學叢論 在家居士必要之籌備  
宗教了義 無智無得之無礙解

述酒詩箋

文苑

前總統府顧問汪君墓誌銘

屈君別碑

隱士秦君墓誌銘

劉母任太夫人墓誌銘

詩四首

詩五首

詩二首

詩一首

詩二首

詩一首

唐大圓

古直

章炳麟

劉師培

劉師培

徐震

孫景賢

費樹蔚

唐大圓

汪榮寶

汪東

汪復熙

詩四首

詞三首

詞一首

詞二首

詞一首

雜箸

法學卮言

別錄

國壽錄

通訊

唐大圓來書

吳檢齋來書

何與神來書

目錄

何承徽

鄭文焯

陳銳

黃侃

汪東

但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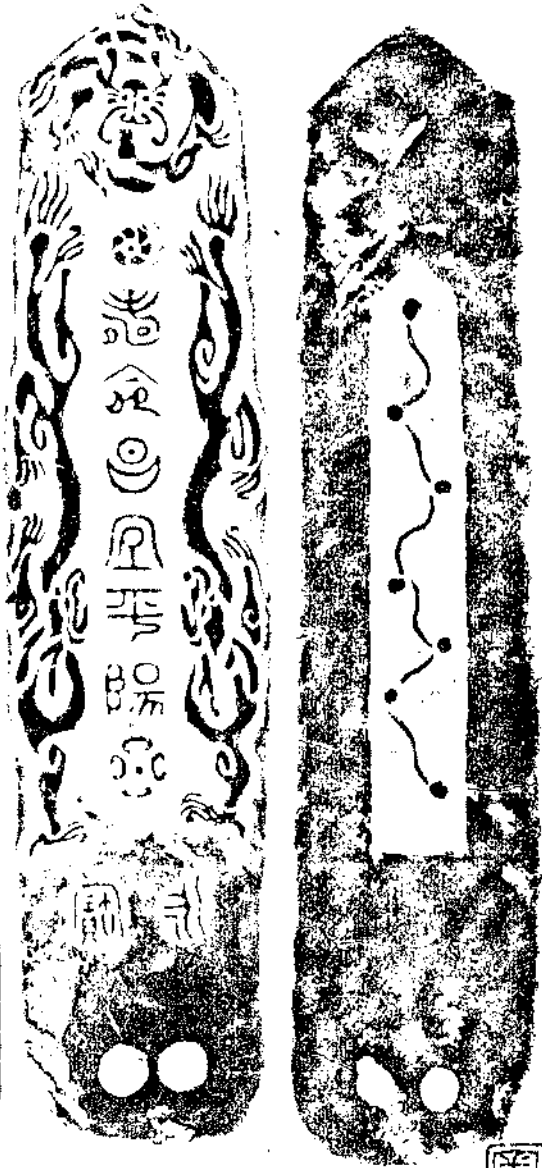
華國月刊 第七冊

沙文若來書

第二期第六冊校勘記

西漢玉圭拓本

西漢高帝功臣丞相平陽侯曹參食邑命圭



六朝金石造象堪藏

右玉圭，以漢延元長安銅尺量之，長九寸，闊一寸五分，厚一分強，文曰壽命昌，宜平陽，永寶，八字，籀文，迺肅古穆，猶存三代鐘鼎遺意，環琢三龍，鱗爪畢露，背文七星，象北辰，上銳下圓，有穿可貫組綬，玉質葱翠，通體硃砂水銀，侵蝕斑斕，奇古典重，古者以圭璋璧琮琥璜爲六瑞，圭爲瑞玉之首，封建諸侯，頒于天子爲命圭，周禮考工記，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七寸謂之信圭，躬圭，侯伯守之，天子用全，上用龍，此圭龍文九寸，與周制合，斷爲西漢平陽侯曹參受封命圭無疑，詩崧高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永寶二字，雖鐘鼎三代公共文，而此作永寶，尤爲有據，史稱周成王翦桐葉爲珪，戲弱弟曰，以封汝，周公賀而成之，遂封叔虞于唐，故古文封从圭，義取執圭，平陽帝堯故都，春秋晉邑，戰國時魏地，秦漢屬河東郡，漢書蕭何曹參列傳，高帝二年，魏王豹反，參以丞相別將，與韓信東攻魏，擊敗豹曲陽，追至東垣，生獲豹，略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六年，與功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與功臣侯表云，六年十二月甲申封同，命圭之頒，必此時也，西京文字遭新莽禁錮，除滅殆盡，傳世絕少，歐陽公集古錄以無西京文字爲憾，清初孔廟五鳳磚出土，乾嘉諸金石家尙據以傲歐公，其難得甚於三代，殘金斷甃，蘇齋掌經，互相矜重，矧茲玉質完善，文精典古，千餘年開國元勳，酬庸胙土之環寶，又可補宋淳熙古玉圖譜圭類，三代至周卽唐，無漢之闕，道州何積社銘之曰，

開國元勳，令德壽考，兵法孫吳，治宗黃老，位次蕭何，名冠侯表，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俾壽而昌，平陽是保。



# 雷峯經業

錢氏作塔  
 截住尺十  
 可計皆陰  
 若教孔中  
 甲子格茹  
 為以氏所  
 得初之三  
 百債亦易  
 少項亦和  
 介至不四  
 中其錄表  
 世之子及  
 東物務



外來皆來釋談揮述至居  
 九十老百千化軀那家多  
 微妙故大光明辨彼十方  
 目然羅出爾每嚴鋒並嚴  
 從打望處有也寶筆持友  
 今時世尊說身陀羅在時  
 味生些總香詞四  
 部被多引地速耻亦帝  
 薩經因化藥量選狀部是  
 拒香少駛都欲捺離香也  
 喻憐憐起他極方世均藥  
 等會呼叫挂等編世  
 担地葉多引地氣旺  
 羅廣說 equal 多講說  
 於華本卷總合  
 摩多經明亦昭特天  
 帝法得春河三經事  
 謂若三摩耶引地以地  
 耻多世歇觀處特梁漢  
 三薩經但地葉多引地  
 近以說世世倍南以  
 什羅多千真四野象鐵  
 按詳一各羅五五  
 嗚邪聖律，世一  
 帝共法縛根他葉多土  
 世力皆五摩總太迦可  
 係土獲符書月次是護  
 共者機觀世薩縛羅  
 係三日月號等奇  
 地身地六長  
 說身十號野曾欲野  
 羅身身地百至五標  
 結撰於

清宮藏香妃畫像



通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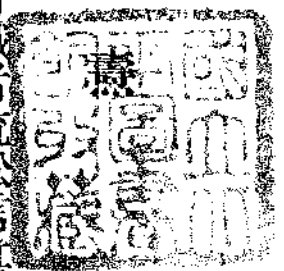
通倫

黃侃



# 中夏代議制度論

但



法制者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代議制其一也。代議制之在今日。遠西有識者流。訟言其失。亟思應時以爲張弛。然則居今日而揚榷中夏之舊制。亦溫故知新之助也。

揭。夔。代。議。制。之。國。其。官。府。施。行。皆。有。法。式。毋。得。與。民。衆。之。自。由。權。利。有。所。抵。觸。君。主。守。府。受。成。事。而。已。民。衆。以。身。家。貲。產。所。繫。選。議。士。以。與。國。政。故。名。代。議。然。名。者。實。之。賓。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民。衆。操。選。舉。之。權。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舉。僞。則。邪。黨。進。選。舉。依。法。令。以。行。而。民。衆。監。之。民。衆。失。其。監。督。之。術。則。法。制。皆。芻。狗。議。士。倍。畔。民。衆。與。官。寮。爲。姦。矣。

中夏代議之制。寓於官僚。自秦革封建世官之制。以大夫爲論議之職。置諫議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中。始因秦制置之。後漢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漢名臣如王褒。貢禹。王吉。匡衡。何武。夏侯勝。嚴助等。並居之。其冒濫。則由武帝以徵試輩充之。比郎多至千人。光祿勳。遂爲枝官矣。唐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等職。皆掌侍從規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

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蓋唐之諫職。但有規諫之權。與薦舉之責。而舉劾違法。則責之御史。臺糾正行政。違失審駁。命令章奏。則責之門下省。侍中侍郎給事中等官。非若今制。以彈劾駁正之權。悉寄於議會也。唐諫職本居清要。武后時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當時有補闕車載。拾遺斗量之謠。其尤濫同於代議矣。考夫者治也。大夫本治事之官。自秦以大夫職論議。漢廣其制。於是隋唐乃有以正議大夫朝議大夫承議郎宣議郎爲散官之號者。唐正議通議爲正四品。朝議爲正五品。承議郎爲正六品。宣議郎爲從七品。漢大夫以上得奉朝議。唐京官七品以上得集議。尙書省故以議爲號。猶今國會代表之名。議員也。明清有大事。則集廷臣議之。而明代大吏之任用。寄於廷推。猶今議會之同意閣員也。今日議會所有職權。中夏昔日則以官寮司之。有議官議民。而無議士。謂中土寓代議於官寮。可也。代議制之特徵。厥爲選舉。尋堯之禪舜。舜之讓禹。名雖禪讓。實出於岳牧之選舉。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朕旣不德。天下人民未慝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帝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識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之不能。

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又以祠官祝釐歸福主上。不爲百姓。令祠官致祭。無有所祈。漢去古近。猶有選舉元首及民本政治之遺意焉。成周時國有大事。則集國民議之。外朝三詢之位。自三公六卿。以逮鄉吏州吏。下至庶人。無不與書盤庚所謂誕告有衆。咸造王庭者是也。其所詢者國危國遷立君大事。天子親臨。若今國民會議矣。

代議之制。考之前史。最彰著者。莫漢唐若。班固前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多至數十人。議郎侍郎中。多至千人。東漢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每國有大事。天子親臨。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勝於議會彈劾建議之不得要領矣。當時凡有立君建儲封建宗廟典禮法制邊事。莫不集議取決。今之議會。不與疑獄而漢則獄訟之大者。亦付羣臣議。蓋周官三刺之法也。昭帝始元。議鹽鐵。文學賢良與丞相更相詰難。至數萬言。桓寬撰鹽鐵論。則當日之速記錄也。是賢良文學皆承詔被選而來。警知民所疾苦。直言無所避忌。卒罷郡國權酷關內鐵官。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東人以爲中夏有代議制之始。不悟中夏官吏除有政務事務者外。固皆以議論爲職。立功立言。並爲朝野所重也。先是武帝時招選文學才智

之士。令侍中待詔。事至得舉白。令援經書古法雜難之。與大臣相詰難。大臣屈焉。當日大臣畏大  
夫議。郎待詔之詰難。猶今國務員之憚議士質問也。後漢置三公。國有大造大疑。則通而論之。有  
過事則諫諍之。則日本之元老會議矣。

號稱代議之府。其議事必有形式規則。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公府殿下。東面。校尉南而侍  
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向。戶曹令當座中。布陳詔書公議。蔡邕前座侍  
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晁相難問。是非焉。此東漢會議之儀式也。

立憲國之國務員。在憲法同負責任。東漢政歸臺閣。而尙書省爲政令選舉刑賞之所出。內外所  
折衷。遠近所稟仰。有大事則八座連名。其有不合。得建異議。八座者。六曹尙書。並令僕二人也。有  
災異則策免三公。蓋天子不負責任。而三公代其負責也。遇災異則令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猶今之更選議士也。

漢之與議國事者。出於官吏。然漢以察孝舉廉爲入仕之路。而孝廉之舉。以郡國戶口爲率。與今  
之以戶口率舉議士者同也。博士得與議。猶日本議會之有碩學通儒。今法之有中央學會也。博  
士之選尤重。通政事。見孔傳則又與今之議士來自田間。不諳典制者異矣。無貲者不得官選。郎吏

又。以。富。貲。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則。今。選。舉。重。貨。財。之。濫。觴。也。漢。書。貢。禹。傳。禹。上。書。言。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此。後。世。奪。公。權。者。無。被。選。舉。權。之。濫。觴。也。

議。會。之。議。事。決。於。多。數。惟。漢。亦。然。漢。書。郊。祀。志。匡。衡。張。譚。奏。議。曰。陛。下。使。羣。下。悉。心。盡。慮。郊。祀。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少。從。多。之。議。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徒。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當。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義。考。古。制。而。以。爲。不。宜。難。以。定。吉。凶。卒。從。衡。等。議。此。中。夏。會。議。重。多。數。之。證。佐。也。

漢。以。選。舉。官。吏。之。權。予。之。長。吏。故。有。選。舉。不。以。實。及。蔽。賢。之。刑。刺。史。以。六。條。察。州。而。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頌。居。其。一。卽。西。漢。諸。帝。言。之。其。坐。選。舉。不。實。免。官。者。則。有。執。金。吾。韓。立。御。史。大。夫。張。譚。卬。成。侯。王。勳。太。常。杜。業。坐。選。舉。故。不。以。實。削。戶。者。則。有。張。勃。今。以。選。舉。之。權。予。之。人。民。除。人。民。內。省。責。躬。外。無。法。以。隄。坊。之。也。

唐。律。職。制。門。諸。稱。律。令。式。不。便。於。事。者。皆。須。申。尙。書。省。議。定。奏。聞。若。不。申。議。輒。奏。改。行。者。徒。二。年。



卽詣闕上表者不坐。疏議稱律令卽式條內有事不便於時者皆須辨明不便之狀。具中尙書省集七品京官以上於都座議定。以應改張之議奏聞。若不申尙書省議。輒卽奏請改行者。徒二年。謂直述所見。但奏改者。卽詣闕上表論律令及式不便於時者不坐。先違令式而後奏改者亦徒二年。若違重者自依重斷。又唐六典載御史職掌。凡尙書省有會議亦監其過。謬注尙書省諸司七品以上官會議。皆先牒報臺。亦一人往監。若據狀有違及不委議意而署名者。糾彈之。蓋唐制裁可律令之權屬於主上。而議定之權屬於七品以上京官之會議。召集會議則尙書省主之。其會議時由監察御史蒞會糾察。而申請議定之權屬於諸官府。日法律案有出於政府者。有出於議士者。出於政府者。經主管官及法制局之銓綜。出於議士者。經議士本人及贊成者之連署。送於議會集議時。由政府委員或提議本人陳述提案。恚趣以多數之同意決其可否。日人述憲法者謂其國議會爲協贊主上立法之機關。而立法之大權領於主上。論者竊怪日本制度。號稱規放遠西。何憲法乃獨不倫。不知其秘祖唐制爲余揭顯之也。今行政官會議自國務會議以次。皆不許檢察官蒞席糾察。且檢察官爲行政官受司法總長之指揮。假使列席。遇有違失亦必不敢執法以繩矣。不若規復臺官獨立舉劾不法諸官府會議及議會事。以臺官往監其有骫

法營私及扶同作姦者隨時糾彈之誠救內閣制及代議制之針艾也

唐之政治爲四權獨立一曰命令權中書省主之一曰封駁權門下省主之一曰施行權尙書省主之一曰彈劾權御史臺主之唐制三省長官有事會議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則今之國務會議矣凡施行文書皆由中書門下兩省長官給事中中書舍人參署猶今副署之制也凡下之通上有奏鈔奏彈露布議表狀六種六典注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今日本議會議決之案奏主上裁可採唐法也開元中倣周官爲六典書成於李林甫以三省舉綱維御史臺肅羣僚制度甚具而玄宗以倦勤林甫獨專朝政三省官未嘗一日得其職六典乃成具文宋神宗放六典成法定元豐新官制一本中書造命門下封駁尙書受成之文而駁奏紛繁政多所滯元祐初司馬光呂公著請令三省分省治事合班奏事明同心共政之義時議謂內降制勅及中外復逆皆三省合呈取旨下無所用省審駁奏非唐制本意紹聖時盡更元祐之制獨合班奏事不廢則章惇爲門下恐權去已而守之也後之柄政者有利於己則於議士招之惟恐不來及其當國則揮之惟恐不去何與宋臣相類之甚也大都國之主權不能一日無所屬主權在民衆全體而操縱有術委任得人則治在朋黨則亂在神奸大慝則亡民衆失而朋黨朋黨失而神奸

大。愨。一。切。法。制。皆。爲。虛。設。矣。履。霜。堅。冰。其。來。有。漸。不。可。不。察。也。

改訂

新編

大  
炎



# 與吳承仕論尚書古今文書續

章炳麟

## 第四書

親齋足下。比得二書。論孔書事。而左氏杜注書孔傳異同攷未到。鄙意欲知孔書爲誰作。當稽之實事。不容以疑事相質。案堯典正義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柳授城陽臧曹。字彥始。曹授汝南梅賾。字仲真。遂於前晉前字有誤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引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

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所引晉書。今所行唐修晉書。不載此事。蓋王隱

謝靈運。臧書也。

此載籍實事也。疑王肅曾見其書者。陸孔二家推度之辭也。然則孔書出

於鄭沖。此爲誠證。沖上論語集解已僞造。孔安國訓亦其比例也。魏志高貴鄉公紀。

正元二年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

甘露元年。帝幸太學。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

何者爲是。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

明有所未盡邪。今按所舉王肅二義。今孔傳亦同。帝但稱肅。不稱孔。安國則知沖雖  
僞作孔傳。未敢以是授帝。蓋時有鄭小同。同授尙書。不可欺也。沖于正元二年已爲  
司空。明年肅卒。官止列卿。是沖名德在肅上。而僞造孔傳。多同肅義者。一以肅義多  
同賈馬。肅本善賈馬學。順考古道。亦賈馬義也。見魏志。二則猶論語集解。有取於肅也。若其文字。率取三體  
石經。前書已言之。字合古文。訓合賈馬。如此。猶不敢訟言於衆者。魏世宿儒尙多。其  
欺不可讎。且二十五篇僞書爲之礙也。逮晉之興。沖自太保遷太傅。其德望爲時人  
所莫及。名儒亦垂盡矣。始稍稍露頭角。晉初議六宗。司馬彪引安國說而破之。是必  
沖引安國以定禮。而司馬彪就文爲辨。非彪曾見僞孔傳也。沖所傳授。同時不過蘇  
愉。梁柳則杜預亦不見其書。從可知也。皇甫謐于柳所見五十八篇。帝王世紀或取  
之。猶當時之信汲冢紀年。謂其引五子之歌爲淺人妄加者。固非。謂其已立學官。則  
益爲誣罔矣。若李頤尙書集注。引孔安國以說後得泰誓。是或鄭沖古文泰誓。猶用  
舊本。而今之孔書中泰誓。又出于梁柳臧曹所僞造邪。以意度之。邯鄲淳于魏世最

爲老儒。

魏略淳在  
儒宗傳

孔壁古文。獨淳尙能書誌。僞造孔書者。固不得不取石經以示信。然石經尙書泰誓。猶是漢世後得之篇。且錄在太史公書。而今文亦無大異。沖雖欲爲異。亦不能也。其分堯典爲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上。亦不敢妄著一字。立意正相似。彼僞造泰誓者。與後之姚方興僞羸舜典正同。梁武不信姚方興書。於兩泰誓亦兼而存之。蓋已燭其隱矣。二十五篇所以得僞造者。由當時無其書。非泰誓之例也。假令晉不渡江。人人得見三體石經。僞泰誓必不行。而僞造舜典二十八字者。亦不出晉之渡江。非沖所逆知。夫安有自作。釁。罅。以啟後人之抉。摘者乎。由是言之。沖之泰誓及傳。不與今孔書同。可知已。鄙見如是。願更詳之。章炳麟白。四月三日。

### 第五書

親齋足下。昨覆書以僞古文爲鄭沖所作。似可決定。至司馬彪李頤引安國說。皆今孔傳所無。前函未具。復申言之。

僞書舜典一篇。梅賾獻書時。本缺其傳。司馬彪先引安國說六宗義。後以己意破之。

故前書疑鄭冲議禮。先引安國。彪卽就文申駁。亦不暇問其來歷。至梅氏獻書時。舜典無孔傳者。或鄭冲被彪所駁。遂自刪其傳乎。

李顥注漢太誓引孔安國義。是必鄭冲原書於太誓。獨用舊本。而今之所傳。出于梁柳以後也。太誓在漢魏間。馬王雖有所疑。然石經與今文具在。並漢初萋敬董仲舒輩亦嘗引之。冲耽玩經史。博究儒術。百家之言。唐修晉書本傳必不輕率改定。以啟人疑。且

漢太誓傳至齊梁。梁武猶欲與晉太誓並存。其言古文泰誓伐紂事。今文泰誓觀兵事。雖爲穎達所駁。見泰誓正義而穎達於尙書序正義亦云。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

藏壁中。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尙書。其說仍同梁武。穎達爲信。晉太誓者。於漢太誓猶不敢力攻。蓋證據無可弇。故冲在魏末。必不敢妄改明矣。故疑二十五篇書中二十三篇爲冲作泰誓。三篇又出其後也。然僞書自齊梁立學以前。其可疑者猶多。如分咎繇謨爲益稷。不稱棄稷。二十二篇中。武成事狀。前後倒置。正義已疑脫錯旅獒序。馬鄭注皆讀爲豪。說爲曾豪。是必明見



旅葵本篇。而此反說葵爲犬高四尺者。若斯之類。以沖之學。不應爾。其尤自相抵牾者。論語堯曰篇曰。予小子履等四十五字。集解引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也。而今乃取此語入湯誥篇。湯誥與湯誓既異。且湯誥爲黜夏歸亳所作。與伐桀告天異時。孔安國論語訓。與此孔安國所傳湯誥同爲一人之作。而又自相鉅。僂僕謂論語訓是鄭沖僞作。湯誥或未必鄭沖作也。據湯誓序正義。皇甫謐已引湯誥。亦祇可證爲梁柳作爾。足下疑僞書初出。未有二十五篇。雖未必爾。然如上諸篇。殆必梁柳臧曹梅賾輩不學者爲之。非沖所自撰也。炳麟白。四月四日。再者。梅賾獻書。已用新定太誓。而李顥猶見鄭沖原本者。按唐修晉書。文苑李充傳。充曾注尙書。顥卽充子。其書蓋述父而作。充始辟丞相王導掾。其生當在渡江前。且祖秉伯父重。皆有聲中朝。或以舊家窺見沖書耳。麟又白。



# 尙書傳王孔異同攷

吳承仕

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異同。爲易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皆列於學官。又集聖證論家語。以譏短鄭氏。其時朋於鄭者。有孫炎王基。朋於王者。有孔晁孫毓。而何晏集解論語。庾峻對尙書義。皆稱述王說。是及肅之身。而崇信者已衆矣。晉室初建。肅以外戚豪家。身雖沒。而學說益盛。故杜預皇甫謐摯虞之倫。說經議禮。頗用王義。而古文尙書孔氏傳者。蓋創始於魏晉之際。其二十八篇之傳。則雜采舊說。爲之。而取資於王注者。爲獨多。事誠不足怪也。陸德明孔穎達等。皆言肅私見孔氏傳。匿而不言。清儒惠棟王鳴盛孫星衍李惇劉端臨。頗疑孔傳之出於肅。亦未敢輒定也。至丁晏撰尙書餘論。始質言之。後儒遂奉爲不刊之論。由今觀之。丁說雖辨。猶未足任也。尙書正義稱肅私見古文。固也。而益稷篇題下。則謂王肅不見古文。而妄爲說。毛詩正義亦屢言王肅不見古文。然則穎達本爲存疑之詞。而丁氏執爲誠證。其蔽一也。王氏注本。蓋與馬鄭大同。義多從馬。而亦有同鄭者。孔傳義多從王。而亦有

舍王而用鄭者。而丁氏於王孔異義。則棄置不道。偏執一邊。據爲僞作之證。使其失而不舉。則近於蠹。疏苟爲知而不言。則鄰於蔽。亂二者之咎。將尸其一。其蔽二也。克之爲能。欽之爲敬。諸此事類。本爾雅之故言。亦經籍之常訓。雖伏生馬遷歐陽夏侯。衛賈馬鄭諸儒。宜莫與易也。以此爲同。又非其實。其蔽三也。王義多本賈馬。孔傳同王。或卽上同賈馬也。今舍賈馬而獨責王。肅則失其本末矣。其蔽四也。王義有同鄭而異孔者。說者乃謂故爲參錯。以掩其作僞之迹。以此蔽獄。懼非惟明克允之義。其蔽五也。孔傳文有省略。說義不可審知者。正義妄意王義。同孔。遂取王注以彌縫孔傳之闕。說者翻據正義以證王孔之同。實則不爾。其蔽六也。孔傳有采用王注而誤會王意者。正義未能明析也。其文句似同。而訓說少異。以此爲證。又不足據。其蔽七也。王孔二義。其粗迹似同。而詞例有別。昧者不察。併爲一談。其蔽八也。王孔義異。文意分了。而王注中有一語。適與孔會。或竟舍彼全文。截取數字。以證二家之同。此舞文周内之術耳。其蔽九也。王有二說。互相違伐。孰爲定論。雖不可知。要宜兼收。不容

偏廢也。彼則取其同孔者而棄其異孔者。其蔽十也。有王義自通而馬說近誤者。孫星衍等寧曲說以從馬。其蔽十一也。有馬鄭無文。僅存王孔二說者。清儒唯王鳴盛劉逢祿等。固有攬拾其餘。則諱言王孔乃乾沒其義而據爲己有。其蔽十二也。上來諸蔽其證並見於當文。後有詳說。總此諸蔽。遂成偏頗。與奪任心。臧否自己。則違於忠信之道遠矣。或謂孔叢子本王肅所僞爲。論書篇說大麓六宗。正與王合。其引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引商書。太甲嗣立。于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使肅不僞作孔書。安得引大禹謨太甲之文乎。荅曰。家語孔叢之爲僞書。此何待言。毛詩正義每稱家語孔叢非鄭玄所能見。其說是也。至如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本左氏襄二十六年傳文。漢路溫舒魏盧毓上書皆引之。見漢書三國志並轉據左氏傳。非據大禹謨也。其稱太甲居桐。文涉僞書。然孔叢之作。疑其出於王學之徒。或王肅撰本。而後人復有竄亂也。尋論書篇。宰我問太麓。孔子荅曰。堯既得舜。以下五十五字。宰我問六宗。孔子荅曰。所宗者六。以下七十字。皆王注。

堯典之文。初未增消一字也。雖甚庸妄。人安有移寫。曩時說經之辭。託爲孔子荅弟子之言。以啟人疑者乎。此後人屢入之明證矣。惟家語之出於王肅。則無可疑。今勘二家異同。用家語不用孔叢。職是故耳。大凡王孔異者一百二十五事。同者一百八事。孔無明文者二十三事。王說不可審知者十八事。

王說異孔者一百二十五事。

一、孔氏尙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

正義曰。尙書緯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不同。

二、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尙書。王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尙書。尙書正義

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尙書。鄭玄曰。尙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焉。故曰尙書。案馬鄭王互異。孔序略本馬說。

三、定五十八篇既畢。家語後序。爲古文尙書傳五十八篇。

案家語後序稱五十八篇者。襲桓譚新論古文經五十八篇之說。以漢世所行二十九篇。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加逸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也。若數書序。則當爲五十九。後序意謂西漢經師皆不爲書序。作傳。故言爲尙書傳五十八篇也。孔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次云。引序各冠其篇首。爲五十八篇。而後序不言承詔。又不言五十九。是與孔異也。况僞孔書五十八篇之目。與賈馬鄭王本大異。則不得併爲一談。明矣。

四、孔本大題。虞書。夏書。商書。周書。

王本大題。虞夏書。商書。周書。正義

正義曰。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段玉裁曰。三科者。古文家說。五家者。今文家說。謂唐虞夏商周五家也。說文引堯典凡二十五。皆云虞書。而棋字。愁字。獨稱唐書。蓋許氏自從今文家稱唐書。其云虞書者。皆淺人所妄改也。承仕案。今文歐陽夏侯三家之傳。今不可見。大傳雖有唐傳。虞傳。夏傳。又有虞

夏傳然則小傳題別視歐陽夏侯三家本經相應以不五家之教定為今文家篇目以不許氏所稱虞書為後人妄改以不更無文證皆不得質言也而皮錫瑞今文攷證題堯典為唐書恐近於專輒矣又案鄭氏題目篇次一依賈氏所奏別錄王本大題與馬鄭同則篇次亦與鄭同可知

五堯典曰放勳 傳曰勳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王讀放如字 經典釋文

經典釋文放方往反徐云鄭王如字馬云放勳堯名案方往反者俗書為倣而訓為效徐邈謂鄭王如字者讀甫妄反鄭王說雖不可見音轉則義從之是與孔異也

六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傳曰宅居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下三時經傳不具出 王曰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 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永為仲月星鳥星火為季月以殷以正皆總三時之月



仲讀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正義

正義曰。馬鄭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於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爲季月。以殷以正。皆統三時之月。讀仲爲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鄭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月。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正義案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不爲一方盡見。馬鄭王同。唯孔爲異。舉仲春以統一時。馬鄭孔同。唯王爲異。

七宅南交。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王注本交作郊。玉燭寶典仲夏篇

案大傳中祀大交。鄭注。五月南巡狩。祭大交之氣於霍山。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王本作郊。不知據何師說。亦不審其義訓云何。要與孔傳異趣。則可知也。

八、方命圯族。傳曰：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王曰：放棄教

命。正義正

釋文：方如字。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正義曰：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案五帝本紀作負方，負一聲之轉，義亦與放棄近。是史遷馬鄭王肅義同也。唯孔傳獨異，說亦難了。別詳孔傳正義篇中。

九、師錫帝。傳曰：師衆錫與也。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不舉，乃不獲已而言之。王曰：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民。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頗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同上

案王孔以師為衆，與鄭以師為長者異義。然孔言衆臣恥己不若，則專斥在位不關吏民，可知正義以王申孔失之。又案王言訊萬民者，略本周官小司寇

十、帝曰：我其試哉。王本無帝曰。同上

正義曰：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案本紀作堯曰：我其

試哉。論衡正說篇同。疑古今文所同。有或馬鄭王本誤奪耳。

十一、我其試哉。傳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王曰。試之以官。正義

正義曰。鄭云。試之以爲臣之事。王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文別卷。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則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案正義分疏甚明。而丁晏獨謂舜典爲王肅所分。誠爲誣罔。

十二、舜典。王本以慎徽五典合於帝曰欽哉爲堯典。

釋文序錄曰。梅頤奏上孔傳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注堯典慎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齊建武中。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案見行舜典孔傳。據正義說。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其爲方興僞造之本。抑開皇閒人復有竄亂。今無文證。可知。而見行釋文。多爲陳鄂等所刪易。則非陸氏釋文之舊。唯近世莫高窟所出唐寫殘卷。

舜典釋文赫然完具。其中所稱王注。在正義外者。尙多有之。以行正義本舜典孔傳。雖爲晚出僞文。要亦雜采馬鄭王肅范甯諸家舊義。涂墍爲之。故仍以王義相校耳。丁晏謂見行正義本卽是王注。則乖謬之甚者也。孔傳爲僞書。而舜典傳則僞中之僞也。故特稱僞傳以別之。

十三、受終于文祖。僞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王曰文祖廟名。唐寫本釋文

五帝本紀云。文祖者。堯太祖也。馬云。天也。鄭云。五祖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案王云。廟名。自與馬鄭義異。與傳說近。孔叢論書篇。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

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此注云。廟名。所謂受命於人也。然僞傳以文藝義同。謂此之文祖。卽彼之藝祖。故下

傳云。藝文也。歸告於文祖之廟。以此相證。則僞傳不本。王說居然可知。

十四、肆類于上帝。僞傳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上帝。王曰。肆。次

也。上帝。天也。同上

案馬云。肆。故也。僞傳肆。遂也。皆爲常詁。王云。肆。次者。雖以聲訓。而經籍無文。或王

氏自有據依。而今無可攷。邪馬云。上帝太乙神。天之最尊者。鄭云。禮祭上帝於園丘。王云。上帝天也。宜與馬鄭義近。不言兼及五帝。其注家語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乃以駁鄭玄六天之說。不與此經相涉。正義謂偽傳與王肅同意。恐非其實。

十五、禮于六宗。偽傳精意以享謂之禮。王曰。禮潔祀也。同上

案說文。禮。潔祀也。一曰精意以享爲禮。釋文又引馬云。精意以享。二義本無大異。然偽傳用馬。非用王。其事甚明。詩生民。克禋克祀。王注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非燔燎之謂也。則與此經馬說同。

十六、輯五瑞。偽傳輯斂。王曰。輯合也。同上

唐寫本釋文原作楫。王云。合也。馬云。斂也。案字正作楫。隸變作楫。爾雅詩傳並云。輯。和也。和合義同。王蓋讀楫爲輯。故云。合也。白虎通以輯五瑞爲合符信。王義當與班同。偽傳從馬。訓輯爲斂。自與合符之說有別。丁晏乃謂見行彞典傳出自王

肅可謂失之眉睫矣。

十七、同律度量衡。偽傳律法制。王曰：同齊同也。律六律也。同上

案偽傳用馬說與王異。

十八、三帛。偽傳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王曰：三帛纁

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繼子男。繼子男三字據玉燭寶典引補其執之色未詳

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正義

案周官典命：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

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左氏昭七年傳：執玉帛者萬國。杜解附

庸執帛。疑杜亦本舊義王據彼文故云：附庸諸侯適子公之孤執皮帛也。執之色未詳。聞

者經典無文。故謝不敏也。後引或說聊廣異聞。不以爲定論也。其後造偽傳者不

僚。王意乃刺取旁義以爲正說。則非王氏之咎矣。王先謙曰：纁玄黃三色。他無所

見。惟肅與偽傳同。此又偽傳出肅之一證也。王亦襲丁晏說先謙於舜典篇題引段玉裁

曰正義所疏舜典出於姚方興於此又謂偽傳出於肅自相違伐一何疏闊

十九如西禮王本作如初

唐寫本釋文

案唐寫本釋文出如初二字云馬本同方興本作如西禮今本釋文出如西禮三字云方興本同馬本作如初蓋宋人不知正義用方興本釋文用王注本故妄改之如此使非唐本復出則陳鄂等疑誤後學之咎終已不得發也

二十歸格于藝祖偽傳藝文也言祖則考見王曰藝禰也

同上

案王注用五帝紀及大傳馬融說唐寫本釋文又出禰字云考廟則德明轉釋王注也偽傳既用鄭義復申之云言祖則考見是又兼采馬王說矣此由作傳者識有所短故仿皇莫能正定也

二十一羣后四朝傳曰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王曰四面朝於

方岳之下

同上

案正義曰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爲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

正義。據此。是四處卽四岳。各方諸侯朝者。分在四處。故名四朝。正義申傳。誠得其  
 止。此。據此。是四處卽四岳。各方諸侯朝者。分在四處。故名四朝。正義申傳。誠得其  
 惜。若馬王所謂四面朝於方岳之下者。猶云天子至于岱宗。則東方諸侯四面而  
 至。會朝於東岳之下。其餘三方亦然。非以東西南北四處爲四朝也。否則直言四  
 處。於義已足。面之一字。將以何明。此其大異於僞傳者也。王鳴盛乃以僞傳襲用  
 馬王之義。其說已疏。丁晏遂謂此傳卽王肅所爲。則尤妄矣。

二十二、肇十有二州。僞傳。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王曰。舜爲冀  
 州之地太廣。分置并州。太平寰宇記

馬云。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  
 二州。案唐寫本釋文。又出燕齊遼遠四字。爲王注文。是王注全襲馬說。與僞傳異。  
 二十三、帝乃殂落。王本帝作放勛。唐寫本

段玉裁曰。孟子春秋繁露白虎通說文。帝王世紀。皆作放勛。爲今古文所同。方輿  
 本作帝。未足爲據。陸氏用王本作音義。恐不爾也。案唐寫本釋文。出放勛字。云馬  
 鄭本同。方輿本作帝。乃殂落。適足證成段說。



# 詞言通釋卷六

鍾 欽

比

說文八上部。首。比。密也。皆从比。故比亦爲俱詞。釋詞曰。比。皆也。孟子告子篇曰。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爲大。秦策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韓子初見篇。比作皆。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言再戰皆勝也。大戴禮保傅篇曰。於是比選天下端士。漢書賈誼傳。比作皆是也。

不

說文十二上部。首。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象形。

通作弗。廣雅釋詁曰。弗。不也。弗。不同聲相借。故詩皇矣。不識不知。賈子君道篇作弗識弗。知襄四年左傳。使臣弗敢與。聞周禮鍾師注。作使臣不敢與。聞又通作非。漢書蕭望之傳。集注引服虔曰。非。不也。陳餘傳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

顏注。非不也。字亦作匪。周語曰。莫匪爾極。韋注。匪不也。大元斂曰。寢我匪貞。注。匪不也。

又通作無。文選東京賦曰。宜無嫌於往初。薛注。無猶不也。又禮記三年問篇曰。無易之道也。孔疏。無不也。

又通作罔。釋詞曰。罔猶不也。書盤庚曰。罔罪爾衆。某氏傳曰。今我不罪女。微子曰。乃罔畏畏。傳曰。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是也。又盤庚曰。罔知天之斷命。言不知天將斷絕女命也。詩抑曰。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言女不克廣索先王之明刑。而執守之也。

又通作蔑。釋詞曰。蔑猶不也。成十六年左傳曰。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晉語曰。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不從也。

不。又。但。爲。語。詞。有。發。聲。有。承。上。文。爾。雅。釋。丘。曰。夷。上。洒。下。不。濬。注。云。不。發。聲。玉。篇。曰。不。詞。也。詩。車。攻。曰。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云。不。警。警。也。不。盈。盈。也。則。不。爲。語。詞。

字亦作丕。如詩之丕顯丕承。丕爲發聲。書之丕叙丕變。丕爲語詞。案詩書多以不丕爲發聲詞、不具錄、見釋。亦作否。釋詞曰。書無逸曰。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否承上

之詞也。

通作薄。詩芣苢曰。薄言采之。毛傳曰。薄辭也。時邁曰。薄言震之。韓詩薛君傳曰。薄辭也。薄言連稱。言亦語詞。見上文。

又通作夫。作煩。釋詞曰。夫發聲也。周官甸氏曰。掌以夫遂取火於日。鄭司農曰。夫發聲也。禮記少儀曰。加夫撓與劍焉。鄭注曰。夫或爲煩。皆發聲也。

否

說文二上口部。否不也。从口。从不。常用爲不然之詞。

非

說文十一下部首。非違也。从飛下。𠄎取其相背。字亦作匪。易屯曰。匪寇昏媾。比曰。比之匪人。大有曰。匪咎。渙曰。匪夷所思。虞注並云。匪非也。詩有狐曰。匪報也。毛傳。

匪、非也。又禮記緇衣篇曰：苗民匪用命。又曰：匪其止共。鄭注並云：匪、非也。

通作彼。釋詞曰：彼、匪也。詩桑扈曰：彼交匪敖。襄二十七年左傳說此詩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徼匪傲。采菽曰：彼交匪紓。荀子勸學篇引作匪交匪舒。是彼訓匪也。

又通作不。儀禮士相見禮曰：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鄭注：今文不爲非。禮記中庸篇曰：苟不至德，孔疏：不、非也。字亦作否。釋詞曰：否、非也。書呂刑曰：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子尚賢篇引作女何擇否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不與否互用。不、否，皆非也。

又通作無。釋詞曰：無、非也。禮記禮器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言非忠信之人，則禮不虛行也。管子形勢解曰：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言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

又通作微。禮記檀弓篇曰：雖微晉而已。注：微，猶非也。呂覽離俗篇曰：微獨禹湯。注：

微亦非也。

又通作勿。廣雅曰：勿，非也。詩靈臺曰：經始勿亟。箋曰：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也。

彼

說文二上彳部。彼，往有所加也。

通作夫。釋詞曰：夫，彼也。禮記三年問曰：夫焉能相羣居而不亂乎？荀子禮論篇：夫作彼。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夫獨無族姻乎？楚語作彼有公族甥舅。齊語曰：夫其爲君勤也。管子小匡篇：夫作彼。漢書賈誼傳曰：夫將爲我危，故得與之皆安。顏注曰：夫猶彼人耳。又訓此。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猶言此丈夫也。又曰：從母之夫，舅之妻，夫二人相爲服。注曰：夫二人，猶言此二人也。又通作匪。廣雅釋言曰：匪，彼也。襄八年左傳曰：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

凡

說文十三下二部。凡最括也。从二。从一。

通作夫。釋詞曰。夫猶凡也。衆也。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高誘淮南本經篇曰。夫人衆人也。書召誥曰。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爲罇也。禮記祭統曰。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襄八年左傳曰。夫人愁痛。二十七年傳曰。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周語曰。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楚辭曰。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皆是也。

未

說文十四下部首。未味也。案引申以爲未來之未。

通作末。釋詞曰。末猶未也。檀弓曰。魯莊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末猶未也。之是也。指御而言。言倉卒出戰。未卜戎御。故不得其人。以致受駕。蓋以罪縣賁父也。

又通作無。釋詞曰。無未也。荀子正名篇曰。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

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言未之有也。

亡

說文十二下部首。亡。逃也。無。亡也。

通作罔。爾雅釋言曰。罔。無也。詩民勞曰。以謹罔極。鄭箋。罔。無也。文十年左傳注亦曰。罔。無也。罔。無聲。通。故書湯誓。罔有攸赦。殷本紀作無有攸赦。

又通作微。小爾雅廣詁曰。微。無也。詩式微曰。式微式微。伐木曰。微我勿顧。毛傳並云。微。無也。周語曰。卻至曰。微我。晉不戰矣。晉語曰。雖微秦國。章注並云。微。無也。論語憲問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集解引馬注。微。無也。呂覽適威篇曰。微召公虎。注。微。無也。

又通作末。小爾雅廣詁曰。末。無也。禮記檀弓曰。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又曰。末。吾禁也。鄭注並云。末。無也。論語子路篇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皇侃說。末。無也。呂覽

開春篇曰。吾未有以言之。注。未猶無也。

又通作蔑。小爾雅廣詁曰。蔑無也。易剝曰。蔑貞凶。釋文引馬注。蔑無也。詩板曰。喪亂蔑資。毛傳。蔑無也。僖十五年左傳曰。蔑不濟矣。杜注。蔑無也。

又通作不。釋詞曰。不無也。詩君子于役曰。不日不月。言無一定之日月也。周官大司馬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言師無功也。莊十四年左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言由也。言妖無由作也。晉語曰。不本而犯。言無本也。故洪範無偏無黨。無黨無偏。史記張釋之馮唐傳。引作不偏不黨。不黨不偏。是也。字又作否。堯典曰。否德忝帝位。言無德也。

毋

說文十二下部首。毋。止之也。

通作無。書益稷篇曰。無若丹朱傲。漢書劉向傳。無作毋。僖九年左傳曰。無下拜。儀禮覲禮注。引作毋下拜。又昭二十年傳曰。無縱詭隨。釋文曰。無本作毋。



又通作勿。小爾雅廣詁曰：勿，無也。詩東山曰：勿士行枚。箋：勿，無也。儀禮少牢饋食禮曰：勿替引之。注：勿，猶無也。呂覽季夏篇曰：勿敢詐僞。注：勿，無也。淮南脩務篇曰：寡人敢勿軾乎。注：勿，無也。又訓莫論語學而篇曰：過則勿憚改。皇疏：勿，猶莫也。又通作末。釋詞曰：末，猶勿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命膳宰曰：末有原。鄭注曰：末，猶勿也。勿有所再進也。

又通作不。釋詞曰：不，毋也。勿也。大雅板曰：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昭三十二年左傳引作不敢戲豫。不敢馳驅。無與毋通。不亦毋也。召誥曰：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晷言王顧畏民。晷，毋敢或後也。孟子滕文公篇曰：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

毋，又爲發聲。通作無。史記貨殖列傳曰：寧僇毋刁。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無，發聲。語助。案毋，無聲。通。故漢書作無。詩文王曰：無念爾祖。傳曰：無念，念也。抑曰：無競維人。執競曰：無競。維烈。傳並云：無競，競也。隱十一年左傳曰：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襄二十四年傳曰。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杜注並云。無寧寧也。又二十九年傳曰。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服虔注曰。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是毋無皆發聲字也。

又通作勿。釋詞曰。勿語助也。詩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勿罔罔也。言弗問而察之。則下民欺罔其上矣。僖十五左傳曰。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勿從從也。言雖史蘇之言。亦無益也。與他處訓無者不同。

又通作末。釋詞曰。末發聲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末蓋發聲。末不亦也。猶邪也。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

毋又爲轉語。詞字亦作亡。作無。作忘。作妄。釋詞曰。無轉語詞也。其言亡其。或言意亡。或言亡意。亦或言將妄。其義一也。墨子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與。意亡。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莊子外物篇曰。抑固婁邪。亡其略弗及邪。史記魯仲連傳

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又莊子庚桑楚篇曰。是其於辯。將妄鑿牆垣而殖蓬蒿也。以上皆爲轉語詞。

又通作每。爾雅曰。每有。雖也。詩常棣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每有。猶雖有耳。箋曰。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歎而已。

### 增言

綜上所列詞言條理。有可求者數事。一、詞言之音。大氏同類相轉。如已于吁乎粵曰。吹皆喉音。未亡無毋非皆唇音是也。二、詞言本寫聲氣。故每由感歎之詞。以爲語詞。故雖卽唯。若卽諾。然卽嚙。其初但爲語聲。後乃以爲語助是也。三、詞言之字。本無定性。如乃者彼。諸字。有時泛爲指事。有時專有所庇是也。四、詞言諸字。有時但以助語。而不關義。故其在句首。卽爲發端。其在句中。卽爲閒語。其在句末。卽爲終句。如乎本語之餘。而在句首。則聲轉爲洪。尙訓庶幾。而以爲發端。則聲轉爲逝。我本自稱。而聲轉爲言。則爲閒語。其本指事。而聲轉爲幾。則徒以成句。且字本於哉。句首句末。施

用無恆之字本於者。句中句下。位置無定。是也。五實義之字。轉作語詞。必與音同音近之語詞。意義不甚相遠。如爲與曰通。曰誼即可包爲。是與者通。者義即可包是。是也。

僕昔游京師。從黃先生季剛學。略通音訓。命纂詞言通釋。于丙辰冬月。草創初畢。自後南北遷徙。勿遑董理。荏冉六年。自嗟荒落。頃來遼瀋。居多暇晷。因重整舊稿。以付剞劂。倘博雅君子。不吝教正。是所願焉。辛酉夏五。鍾欽識於瀋陽高等師範學校。

(全書完)

# 再論魚虞模古讀侈音與汪先生書

洪瑞釗

袁甫先生賜鑒。曩所陳魚虞模讀阿之理。淺陋可笑。日來稍暇。思前說頗有未盡。敢更陳下愚而請益焉。今之治古音者。大抵狃於成說。蔽於習見。故歌戈之爲侈音。雖成定案。而魚歌同部之說。終鮮信者。釗嘗徵之六書形聲。段借之例。漢人傳注。讀若聲。訓之辭。與夫陰陽相轉之理。知魚之爲侈。決無容疑。攷奢者聲。籀文作參。嚴說可多聲。又段借作侈。是者多聲近。駕籀文作格。各聲在鐸韻。是箇鐸聲近。姐且聲。讀若左段借作警。朱駿聲說是且差聲近。蒼頡篇。瘖禿也。瓜聲張揖雜字。馬國翰本作癘。同。是瓜高聲近。箇个。古今字。箇因聲。古在遇部。个爲介之變。在秦部。聲如是遇秦聲近。吳今入虞。何承天云。吳當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是吳古又在歌韻矣。禮古文或作廐。據張成孫說古段聲入魚。而加聲入歌。二者聲近。此由段借形聲之例。而知魚歌之必爲同部也。然通段猶可誘爲變例。未可以概全韻。孔廣森所謂不能全部混淆。閒有數字借用而已。詩聲更探漢人讀若之例以明之。祖讀若置。漢書志八又

讀若嗟。而上帝紀六西臨祖厲河是祖可入歌。荷讀若胡同之胡。淮南子高誘注是荷可入

處。疏讀爲沙。鄭司農周禮典瑞疏璧琮注云搢亦讀若沙。周禮杜子春注是疏搢可入歌。邪讀若蛇。漢書志六名曰

歸邪李奇注云是邪可入歌。馬川又作磨川。水經注是馬音近歌。釋名把播也。揆之聲訓之理。

把音近歌。故魚歌之爲同部。益無可疑。使一侈一斂。何能音近。若是哉。先生曾謂烏

古讀若阿。按古于烏同音。而鄭司農注儀禮讀于爲爲。古爲在歌韻。又烏鵲歌。南山

有烏。北山張羅。以烏韻羅。羅既讀<sub>ㄩ</sub>。則烏之爲阿。更較然矣。魚陽對轉之理。前曾

略論一二。茲更舉例以明之。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語。以廣韻古。雖騷懷沙。均以莽韻

語。段懋堂音均表。以前者爲變例。而以後者改入魚模。不知廣之與鼓。莽之與姥。特

<sub>n</sub>。聲之有無。爲之別耳。江有誥責段氏云。遠者亦謂之合韻。失分別部居之本意矣。

甚確。三百篇中。以陰叶陽。類此者甚多。如隰桑詩以難叶何。桑扈詩以那叶翰。皆陰

陽聲之轉耳。非可諉爲合韻也。故高誘注淮南子。歛讀若鴛。古鴛聲如。杜子春注周禮。

掌冰讀爲主冰。前人頗以爲異。若繩以魚陽對轉之理。迺恍然矣。此皆鑿鑿有徵者。

也。他若玄同先生所引桓公伐莒一例。尤爲明顯。先生所引漢魏梵譯以  $P_a$  譯圖以  $P_a$  譯蒲。以  $P_a$  譯盧。以  $M_a$  譯莫。唐華黃君於此例有所見本年東方第一期亦精塙不磨。然今之謂歌爲  $a$  而魚爲  $o$  者。未嘗不持之有故。察其論點。厥有三端。一在魚虞古通。尤侯而歌戈不然。故魚必非  $a$ 。二在先秦用韻。魚歌有別。二者之音讀必異。三在魚歌近代之演化不同。必其原始有異。林玉堂君持此說最力此三說驟觀之。似有至理。釗亦嘗爲所矇惑。迨稍加研索。則疵謬立見。請更得縷析陳之。謂魚虞古通。尤侯者。其蔽在執今韻以繩古音。殊不知今韻虞部之字。踏駁雜亂。其中凡从禺聲。區聲。婁聲。句聲。臾聲。付聲。芻聲。兪聲。爻聲。取聲。葍聲。具聲。需聲。朱聲之字。古皆在侯。與魚虞模本韻字。絕不相關。雖有通轉。僂指可計。故清自乾嘉以還。如段懋堂六書音均表。嚴可均說文聲類。朱駿聲古今韻準。張成孫說文諧聲謹。凡遇上列諸聲之字。概割之入侯。孔搗約詩聲類。則併虞侯爲一。以別於魚模。雖類別之法有殊。指歸則一。故魚虞模本韻字。與尤侯絕鮮通轉。故此說不足爲魚歌異讀之證。今人論韻。多淆今古之分。致

蹈此失。可慨也。至謂先秦用韻。魚歌有別。是固然矣。然幽尤近侯之脂近支。東鍾近冬。而前人類別部居析而爲兩。此非音讀懸殊。蓋當時韻限。綦嚴。繩墨所之。不容踰越。否則齊楚音殊。秦越俗異。而國風楚辭。用均絕鮮。牴牾者。何哉。毛奇齡所謂當時殆有一定韻限。著之文字者。古今通均卷一殊非過論。且謂先秦魚歌不通。亦有未當。小雅賓之初筵。以倂叶峩。大雅抑詩。以虞韻儀。易觀卦以下韻化。大戴禮驪駒詩。以路叶駕。文子道原以下叶地。若侈斂。既殊。何復能叶。兩漢用韻。魚歌益不可分。段懋堂曰。漢人多以魚虞之字。入於歌戈。張成孫亦云。魚韻之字。漢魏嘗讀如歌。試舉一二。以明此理。韋孟諷諫詩。過霸爲韻。東方朔誡子詩。華多家虵爲韻。幽通賦。可禍補爲韻。司馬相如哀二世賦。緝峨爲韻。蔡琰胡笳詩。家沙蛇奢嗟爲韻。舉其一端。可以隅反。既知先秦漢魏歌之爲<sup>a</sup>矣。又以魚爲<sup>o</sup>。扞格至是。何勞置辨。論者又謂魚虞模之演化與歌戈不同。必其原始有異。故歌雖爲<sup>a</sup>。魚必讀他音。此蓋謂同因不生異果。揆之音聲。演變之理。實似是而非。攷語音史上同源異流之例。極衆。以韻而論。古東



韵今或爲江。或仍未變。古陽唐今或爲庚。或仍未變。以紐而論。古見溪諸母。今或爲  
ㄐ。或仍不變。泥紐之字。今或爲日娘。或仍未變。如此等例。未易更僕。故魚歌今雖  
異讀。在昔未嘗不可同音也。之三說者。似是而非。可以亂真象而惑耳目。故闢之如  
右。按乾嘉以還。主陰陽聲之說者。若戴東原孔撝約嚴可均章太炎。一線相承。亦皆  
信魚歌音近可通。故戴氏聲類表。以歌魚鐸爲一部。嚴氏說文聲類。亦會舉魚歌音  
近之例。章氏成均圖。則有魚歌次旁轉之例。如路之與駕。華之與撝。胡之與何。是也。  
使二部一侈一斂。何能相轉邪。此尤其著者也。前書草自病中。語凌亂無次。亦惑于  
以上三說。故遽謂魚模爲<sup>a</sup>。今知其決不可信。竊擬定魚爲短阿。歌爲長阿。从先生  
教也。昔鄭庠始揭魚歌同部之說。宋元以還。和者絕鮮。不圖千載之後。復有先生振  
其隊緒。殆非偶然。釗睹今世學者之蔽。不能已于言。故敢復貢狂愚。先生得毋厭其  
刺刺乎。瑞釗再拜。



# 荀子正名篇詁釋續

劉念親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之所必出也。

宋本作以所欲以為可得。王先謙從王念孫校。依元本刪下以字。案元本無下以字。盧並從之。

就成也。性成於自然。故曰性者天之就。形具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故曰情者

性之質。情動而欲生。故曰欲者情之應。樂記感於物而動。性即情性。欲不待可得。故以所欲

為可得而求之。為情之所必不免。情然而心為之擇。心慮而能讀態見前為之動。故以

為可而道之。為知之所必出。求亦慮也。墨經上。慮求也。可證此言以所欲為可。道得而求之。祇是內求諸心耳。慮猶思也。

行也。心不虛以靜。則別擇失。可心不壹。則禁使不行。故有可於非道。亦有行悖所

可。至若任情而作。不經由心。則非恒衆之行。為斯篇所弗屢論矣。

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

性之具也。四字當從王念孫校。在上文有欲無欲異類也句下。

守門抱關擊柝之卒也。所處至卑。所須至約。宜其欲可去矣。而仍有其不可得去者。貴為天子。祿以天下。宜其欲可盡矣。而仍有不可得盡者。

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

禮記祭義為其近於道也。疏凡言近者。非是實到。附近而已。此近字亦其義也。君

人之大欲。仍不過求美求樂。然而宮室車服有制。百官人徒有數。極美而必有其

度。致樂而必有其節。有度之美。有節之樂。是以近盡之義也。富國篇曰。為之雕琢

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笙簧。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濕。養德。辨輕重。而不已。不求其外。欲不

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是求可節之義也。

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

所求不得慮者。言所求不得於慮也。欲節求者。言欲節於求也。於本介詞。古書求

欲有可有不可。不可即不得於慮也。以為可而道之。不可則弗道。即欲節於求也。

蓋所處足以盡所欲則莫若軌導之使近所處不足以致所欲則莫若調節之使止足以盡而無以導之則且蕩決不足以致而無以節之則且悶苦故有以導之節之者皆所以養其欲也養其欲者乃所以遂其生也

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

道者立於一化爲萬一者同歸於生萬者各得其所近盡節求莫安於道故曰莫之若也人有不可道而可非道者由不知道也亦有可道而不從之者由不知道之莫之若也

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爲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

奚以損之而亂。奚以益之而治。文義難通。楊注愈晦。案以猶因也。上文曰。欲雖多。奚傷於治。欲雖寡。奚止於亂。此亦無多與無寡對。奚因益之而亂。卽上所謂雖多。奚傷於治也。奚因損之而治。卽上所謂雖寡。奚止於亂也。則此損益字。疑爲傳寫互誤。當作奚以益之而亂。奚以損之而治。

得欲之道。謂所可也。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心所不可者。雖寡不爲。心所可者。雖不盡不舍。猶欲南者不遠千里。惡北者不枉跬步。可道而從之。而猶則也。見經傳釋詞可道則從之。奚以益之而亂者。言所欲可道。雖益多其欲。亦不亂也。不可道則離之。奚以損之而治者。言所欲不可道。雖損少其欲。亦弗治也。治亂惟在所欲。可道不可道。不在欲之有無多寡。故曰。知者惟論道而已。珍異也。小家珍說。猶言小家異說耳。

凡人之所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王念孫曰。上不字衍文。案楊注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不可不與道俱。不可不與。即釋不可以不與。所舉動。即釋動。是正文無字。乃爲衍文。當由上下無字數見

而當據注刪

下文衡不正。權不正。又曰。道者。古今之正權也。此不可以不與權俱之權。自當指正權而言。楊注以權喻道。是也。權即下正權。亦上文因下文而省之例。見經義述聞。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

即道不可須臾離之義。凡人之所取。其所欲未嘗粹然來。人之所去。其所惡未嘗粹然往。離正權則不安於道理之宜。然而惟責其績效之速。若故惟是計較利害得失。一不慊其量。則致疑於所不可者。爲不足以遠其所欲。去其所惡。如梁惠王自以爲於國盡心焉已矣。因梁國之民未加多。鄰國之民未加少。遂不勝其懊喪是也。

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爲輕。輕縣於俯。而人以爲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

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凡人有所去取。必先經其心之抉擇。故其所欲惡而去取者。必自以爲常權稱之也。第權不正。則判斷錯誤。本不可好者而欲之。本可好者而惡之。故求福避禍而福禍適與相舛也。案人之去取。無不擇諸內者。故曰情然而心爲之擇。此自有識以上所同也。解蔽篇曰。何謂衡。曰道。即此道爲正權之義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知道而縣以爲衡之心。亦內也。此難內自擇者。就離道之心而言。心旣離道。則內惟湛濁耳。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爲之。不明其數也。

楊注。累。積也。嫌。惡也。人欲生有大業。沒有令名。然如去取失其正權。則不免爲一時所嫌惡。是積百年之大欲。易一時之嫌也。



案從道而出者。從道而已。得喪俱遺。必論得喪。亦惟以從道爲得。違道爲喪。非斤斤然別有得喪之數。須計較也。此言猶以一易兩者爲假世俗計較之常。以明之。期易發愚者之省念而已。

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

隱而難其察。其字當從王念孫說刪。

有讀又。此緊承上文言。離道而內自擇。失其權之正。則必惑於輕重。惑於輕重。故輕理而重物也。以物爲重。則未得患不得。既得患失。故外重者。內恒憂患也。心離道者。行必離理。違其分理。則物不應。而人爲敵。故外必有所危也。外危者。必內恐也。

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

得問而嫌之。當從王念孫說問為閒字之誤。

俞樾曰。平乃席名。是也。案輕煖亦實物名。讀同孟子梁惠王輕煖不足於體與之

輕煖。嚮讀饗。饗受也。見左傳哀公十五年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注楊注。嫌足也。快也。案嫌嫌古書通

假。此嫌字。正當讀同孟子公孫丑行有不嫌於心則餒矣之嫌。訓快者是也。假而

猶假以。見經傳釋詞離即上文離道離理之省。言饗萬物之美而不能嫌者。由心有憂

恐也。夫心憂恐者。由離道理也。今此頃閒。奚由得嫌乎。則必道理得而憂恐釋也。

審於彘也不嫌而今也嫌之由。則必知所止矣。故曰假以得閒而嫌之。則不能離

也。

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

楊注也。皆當為邪。問之辭。王引之曰。盛讀為成。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王先謙集解於

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當粥壽。楊無注。案粥亦可訓養。惟此粥字當為祝之假借。大

戴記夏小正雞桴粥。傳粥也者。相粥之時也。相粥即說文之粥。說文粥呼雞重言

之。讀若祝。故粥粥亦作粥粥。粥雞亦作祝雞。此同音相假借之證。祝，祈也。言若此者。其求物邪。養生邪。祈壽邪。

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統。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

性。生也。欲。因情治而舒。生以形安而全。樂。本心和而生。名。自行修而立。縱其情。危其形。攻其心。亂其行。則所欲以養。是四者咸失其道矣。兪樾曰。無足。謂別者。與乘軒相應是也。失道則心憂恐。人亦從而賤之。故雖侯王。與彼盜與異。雖軒統。與刑人無異。名以明貴賤。貴必有其所以貴。賤必有其所以賤也。輕理重物。未有不役於物者。故曰。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

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庑。棗蓐尚几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

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

和樂當從王念孫校作私樂。屋室廬庠葭橐蔀尙几筵。王念孫曰。初學記器物部引作局室蘆簾橐蔀。謂以蘆爲簾。以橐爲蔀。屋室蓋局室之誤。蘆庠蓋蘆簾之誤。葭卽蘆也。與蘆相複。橐上不當有葭字。劉師培曰。王說近是。惟考葭字所從來。竊疑廬庠本作葭簾。後人注蘆字於葭字之下。以釋葭字。厥後則改葭爲蘆。而反注葭字於其下。俗儒不察。遂以葭字入正文也。見荀子補釋案初學記爲徐堅撰。堅亦唐人。所引與楊本異。當必有據。王以記引文義爲長。是也。若本作葭簾。記無緣引作蘆簾。又葭蘆一物。經典多用葭字。若本作葭。爲經典習見字。更不須注也。葭字乃後人以注蘆。轉誤入正文耳。局室蘆簾橐蔀。當屬尙几筵三字。共九字爲讀。備同庸。庸衆也。不及庸。猶言不及人耳。糾條也。尙加也。見廣雅釋詁二。又孟子滕文公草尙之風。必假趙注。言促陝之室。以蘆爲簾。藉之橐蔀。而加以几筵也。廣雅釋詁四。形容也。謂容止也。

形體。散文則通。對文則別。如是而加天下焉。而猶以也。加居也。見孟子公孫丑夫  
子加齊之卿相趙  
注。心平。正恬。愈則不惑於輕重。不枉己以徇物。故饗物不及庸衆。而樂自存。處身  
不假。觀位而名自立。天下之樂有待於其人。其人之樂無待於備物。故曰。如是。以  
居天下。其爲天下多。其私樂少也。少惟就饗物言。非以語心量物待己而後樂。則  
聽命。是以能役物也。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楊注。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  
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  
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案楊引中庸爲說。非也。說苑述經籍。多有異同。不  
可盡據。見以目。聞以耳。謀謨也。謨讀莊子庚桑  
楚知謨也之謨。正名。大要。卽在稽之名約。緣之耳。  
目。稽之名約。而不合緣之耳目。而不調。所謂苟之姦也。故曰。無稽之說。不見之行。

不聞之謀。君子慎之。三句正以結斯篇。楊謨引中庸爲說。遂以爲不似此篇之意矣。



# 佛學叢論

唐大圓

在家居士必要之籌備

佛大慈悲。愍衆生甚苦。根器不同。不能以同一方法而救度之。因開四衆弟子。出家比丘。固爲出塵上士。正合自在修證。若有眷屬牽纏。不能出家者。則教彼在家修持。爲男女居士二衆。然居士除一類隨聲附和者外。亦多眞實信心。企望究竟解脫。不稍讓於出家者。祇因家獄之累。出家勢有不能。在家亦難專修。抑鬱牢騷。徒喚奈何。吾見之有數輩。亦有作破釜沈舟之計。決捨不顧。致父母怨怒。妻子悲啼。或憤而自盡者。吾亦目覩有之。夫學佛。本以度衆生。若使至親不能。安能及遠。於是吾爲籌一最善最要之法。則莫如以無量方便。先度眷屬。蓋家之所以爲累者。祇因家人不解佛法。種種反對。種種牽制。若教化全家。皆明佛理。人人思求解脫。此時雖處居家。儼然如一寺僧。故近日太虛法師作新僧篇。有所謂家族僧者。卽攝此義。如是雖未出家。與出家無殊。此在佛世有一故事。最足舉以爲例。五無返復經云。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蛇齧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梵志問曰。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

梵志又問。何不啼哭。答曰。人生有死。有盛必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某處。預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比卽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卽便語之。卿兒已死。何不念邪。兒母卽爲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棲。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卽合。無緣卽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愁憂啼哭。無所補益。觀此一家。父母姊妻。乃至奴僕。皆知生死無常。因緣合離。如夢如幻。豪不罣礙。試問比叢林。六和相聚。師弟關係。道友感情。相去幾何。若非正信出家者。其師弟癡愛之情。猶遠不及此。吾聞昔者龐居士。嘗自說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一家團圓頭。共說



無生話。凡爲居士。對於眷屬。能教化至此等地步。則雖不出家。亦名墮菩薩。數斯卽自由出家。可不出家。亦可。若此不能。但能教之。皆起正信。知學佛爲正業。全家隨喜。不生阻撓。亦名中士。求解脫。尙難決定。若此猶不能。則浮沈家獄。雖名求解脫。終無出離之期。現世隨緣修行。稍種善根。來世不失人身。得聞佛法而已。或問。雖有志教化眷屬。奈邪執不信。何況彼愚癡。何能盡解佛理。邪答曰。教而不信。由惡業所障。則宜早夜至誠對佛。代爲懺悔。自有奇效。吾友有爲化眷屬。代念行願品大悲呪。及念佛已得切效者。可篤信無疑。若慮其愚。惟有教皆持四戒。或五戒。念阿彌陀佛。雖愚不知二五者。皆能。此法妙極。不可思議。吾往日悲娑婆苦。盡教衆生念佛。往生西方。今得度眷屬念佛一法。則更有進。何以故。蓋人各有眷屬。若迭相度脫。除眷屬外。更無衆生。箇箇得度。則卽此土。盡變極樂。此吾悲心。恐彼老弱者。憚行十萬億佛土之遠。特新闢此本地淨土。願一切衆生。見者聞者。皆各依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宗教了義

一切法生死二字盡之矣。宗由死入。教由生入。由死入者。先死後生。生死不澈底。則不能生。故參禪者。禁看教。恐其看教。雜有生氣。遂致半死半活也。由生入者。先生後死。生不澈底。亦不能死。故學

教者不談禪。恐其談禪。雜以死氣。終致欲生不能。欲死不可也。真能死者。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猶未相應。必至木巖。冬氣俱不可得。乃始勃勃然有生機。遂致大機大用。百尺竿頭。進步不休矣。真能生者。八萬四千法藏。不捨一法。六度萬行。不遺一行。猶以爲未足。極至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盡十方三千大千世界之微塵。一一讀其經卷。而復於一一塵中。轉大法輪。如是則生滅滅已。寂滅現前矣。若未盡其生而輒欲死者。是爲未知生之教。未盡其死而輒欲生者。是爲未知死之宗。未知生之教。卽死於教。不能通宗。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未知死之宗。亦死於宗。不能通教。故孔子亦曰。朝聞道。夕乃可死。孔子外聖。尙知生死之根。兼關宗教。今人不朝聞道而妄說夕死之宗。不求知生而高談知死之教。此所以宗與教皆了。生死而學宗教者。無一人能了生死矣。

### 無智無得之無礙解

世人自謂有智。智何所見。以有所求。求胡云智。以有所得。吾今以理推勘。敢謂汝所云智。是無智。所云得。亦是無得。所以者何。

智本如鏡。有物當前。現種種影。乃謂之智。當前無物。影象不現。復謂之無智。如是有物。無物。物自

彼物與鏡無關。亦如世間有法無法。法自彼法與智無關。

鏡之照物與不照物而彼能照常恆不變。亦如人之知法與不知法而彼能知常恆不變。若以彼不知法謂爲無智則亦當以其不照物謂爲非鏡。此既不然。彼何云爾。

問曰。鏡雖不照物而隨物至。則皆可現照。人雖不知物隨物至。或有所不知。何邪。曰。鏡之能隨照由其無垢。若有垢生亦不能盡照。人之有不知由其有障。若實無障則無不知。

問障自何起。曰。鏡體如心。以有鏡體塵依之。生復障其體。使疲其照。如是復以有心體業依之。起業復障心。使不全知。

問物自外來入鏡生影。若心應物始有智者。則心外有物。應違汝宗。汝宗豈非言一切唯識。心外無物邪。曰。物雖外來。影從內生。鏡內之影無有外物。如是法雖外至。智從內生。心內之智非有外法。

問應有外法。若無外物。鏡雖現前。影不生。故今反詰曰。物有影不。曰。有亦何過。曰。物若有影。無鏡現前。影不得生。鏡以影爲內。以物爲外。則物亦以自體爲內。以影爲外。內外無定。物影孰辨。莊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汝胡是非邪。

問物與影雖互爲內外。而物與影二。非惟是一。定有內外。曰。無物時。非有影。以無物故。如影無影時。亦非有物。以無影故。如物以一。無則俱無。一有則同有。故法雖有二。而體是一。

問現見無影時有物。汝量不定。曰。言無物時無影者。爲有鏡在。如是言無影時無物者。亦須依鏡。若不依鏡。謂無影時有物。亦可。鏡不現前。謂無物時有影。何以故。同無鏡。故不可驗。故由是以談。言物與影必依鏡起。無鏡則物與影不可言。言智與法必依心起。無心則智與法不得。有如是唯識理成。故有心無智。理善安立。次談得非得。

得者何法。非得復云何。俱舍論云。有法自未來將流至現在之生相名得。今若言得錢。爲以心得邪。以身得邪。如以心得。則心念念生滅。無形無相。而錢是有形之色法。安能流至心上起。生相邪。如以身得。則錢是色法。身亦是四大假和。無知無覺之色體。安能彼此相屬。名爲得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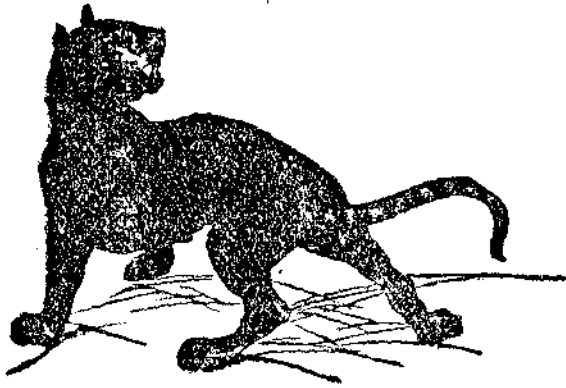
問若得錢時。心上起能得之相。何不可名得。曰。不得錢時。心上亦可起能得之相。若得錢時。起能得相。名得者。則不得錢時。起能得相。亦應名得。何以故。同起能得相。故若不得錢時。起能得相。名非得者。則得錢時。起能得相。亦應名非得。何以故。同起非得相。故且若不得錢時。可起能得相。則得錢時。亦可起不得相。何以故。共許相隨於心。皆可起故。

問曰。若得錢者。隨彼人身。繫屬於彼。任彼使用。不得錢者。則不如此。何不可云。以身得邪。曰。有得錢者。不必隨身。如貯之篋中。或雖隨身。不必繫屬。如代人取錢。或雖繫屬。不必能用。如因法禁止。如是有不得錢者。能隨彼身。如代人取錢。或能繫屬。如代人會計。或能使用。如代人買賣。且汝若言。以身得者。爲與身和合。爲不和合。如不和合。是身自身。錢自錢。兩不相涉。而名爲得。則甲耳。應得乙眼。何以故。兩不和合。故若云和合。則錢與身體。爲一合相。或錢入身內。或身入錢中。互相涉入。現見得錢者。身與錢。分離不互相合。故汝云。以身得者。不應道理。問錢是色法。不可以心得。又是有形物。不可以身得。今世間所云得國得名等者。非色亦非有形。詎不可云得邪。曰。國者何物。不過依土地。人民政事之假相而立於此。假相中求一具體之國。了不可得。若以得土地。人民政事爲得國者。則應云得土地。人民政事不應云得國。若不以得土地。人民政事爲得國者。則國尙非有何況云得。

名是何物。依實而有。實是何物。依分分之事實。而有分分之事實。非卽是實。而實既不可得矣。名者實之賓。主猶不可得。何況於賓。然則世之言得錢得國得名等者。果依何立乎。曰。得者名爲不相應行法。謂此法非與心法相應。非與心所法相應。亦非與色法相應。惟依心心。

所。色。三。法。之。分。位。差。別。假。立。自。未。來。流。至。現。在。之。生。相。名。得。離。此。生。法。名。曰。非。得。此。得。非。得。法。念。念。遷。流。無。有。定。相。故。亦。名。行。法。寢。假。此。得。之。行。法。與。心。相。應。者。則。凡。得。錢。等。時。應。得。八。識。心。王。等。若。與。心。所。法。相。應。者。則。得。錢。等。時。應。得。徧。行。別。境。等。心。所。與。色。法。相。應。者。則。得。錢。時。應。得。色。聲。香。味。等。今。得。錢。時。皆。不。得。諸。法。且。言。錢。是。色。法。其。身。亦。是。色。法。其。人。之。心。是。心。心。所。法。今。獨。言。得。則。是。何。法。於。上。諸。法。求。之。不。可。得。是。故。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云。世。尊。入。諸。佛。甚。深。三。昧。如。實。諦。觀。諸。法。性。相。而。作。是。念。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今。當。觀。誰。得。爲。以。身。得。爲。以。心。得。若。以。身。得。身。則。無。知。無。作。如。草。木。瓦。石。四。大。所。造。從。父。母。生。以。衣。服。飲。食。臥。具。澡。浴。而。得。存。立。必。歸。敗。壞。而。是。菩。提。但。有。名。字。世。俗。故。說。無。形。無。色。亦。無。所。得。若。以。心。得。則。心。從。衆。緣。生。衆。緣。生。故。空。如。幻。無。處。無。相。無。性。亦。無。所。有。於。是。中。得。菩。提。者。所。用。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法。皆。空。但。有。名。字。以。世。俗。故。而。有。言。說。亦。無。體。相。是。故。此。法。中。無。有。得。者。無。所。用。法。亦。無。菩。提。所。用。法。是。能。得。菩。提。是。所。得。以。無。能。所。得。法。亦。無。得。者。則。得。是。空。而。世。人。愚。癡。或。妄。執。世。間。假。立。之。得。法。以。爲。實。有。所。得。因。之。起。種。種。貪。瞋。癡。煩。惱。造。一。切。殺。盜。淫。等。業。而。大。亂。天。下。無。所。底。止。嗟。夫。以。彼。不。可。得。之。衆。生。住。不。可。得。之。世。界。而。造。一。切。不。可。得。之。業。雖。盡。未。來。際。而。求。有。所。得。吾。必。謂。之。空。無。所。得。矣。

若彼悟自所求是空了不可得。則貪瞋癡念息。殺盜淫等業滅。世界之大亂無有。而彼一切衆生。應得之本。有功德莊嚴。湛然現前。凡向者非得不成。就者今皆得且成。就故心經云。以無所得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楞嚴經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佛法皆然。況世法乎。





# 述酒詩箋

古直

## 陶靖節述酒詩箋自序

在昔晉氏既亡。而士行存之。晚年恭謹。又以臣節終。陶公忠義橫秋霜。東坡所以稱也。靖節爲士行曾孫。其愛護晉氏。欲挽金行之末運宜矣。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而述酒詩尤寓忠憤。顧逼于當時。辭意回隱。百世之下。難以索解。宋人韓子蒼湯東澗雖窺其旨。卒未昭晰也。余居近栗里。尙想若人。既重爲其年譜。復讀述酒詩。則於詩中意義。皆瞭然理解。千載之矇。發於一旦。初不自意至此。倘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者邪。夫朝鮮純德之士。家乏不二之老。此晉氏之所以亡也。一紀以還。天下蕩蕩。士之不隨齊汨出入者。亦僅矣。而或者著書反以靖節之節爲不足輕重。亦獨何心哉。民國十三年夏。古層冰記於廬山寒泉館。

## 述酒一首

原注。儀狄造杜康潤色之。湯東澗曰。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偉。使酖王。偉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

述酒名篇也。詩詞盡隱語。觀者弗省。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賦。予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

### 重離照南陸

此喻元帝中興江左也。易彖曰。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郭璞晉元帝哀策文。大人承運。重明繼作。卽本於此。劉昭注補後漢書律曆志。日行南陸。謂之夏。

### 鳴鳥聲相聞

吳師道曰。書我則鳴鳥不聞。陶澍曰。鳴鳥。蓋用楚詞恐鶡鴠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吳引似非。案二說皆是也。離爲日象。日在南陸爲夏。夏至則鶡鴠鳴而百艸不芳。重離喻君。南陸喻江左。江左自王導以次。濟濟多才。故桓彝有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之豪語。我則鳴鳥不聞。鄭玄曰。鳴鳥。謂鳳也。王導諸人先後渡江。共贊中興。實爲朝陽鳴鳳。靖節此詩。正喻夾用。故曰二說皆是也。

秋草雖未黃

鷓鴣鳴後。百艸僅不芳耳。未遽至黃落之候也。月令季秋之月。艸木黃落。

### 融風久已分

說文。東北曰融風。段玉裁注。易通卦驗曰。立春調風至。白虎通作條風。條者生也。調風條風融風。一也。鄭玄禮記注。分別也。秋艸雖未黃。然與融風則分別久矣。言不得復爲春時之盛也。

### 素礫晶修渚

說文。礫。小石也。素礫。爲晉受命之祥。魏志明帝傳。裴注引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云。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爲計。以蒼石窆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傅玄晉鼓吹曲。靈之祥石瑞章。卽詠此也。孫綽庾亮碑。素靈南映。中宗蔚起。素礫晶修渚。猶素靈南映矣。爾雅。修。長也。又曰。小洲曰渚。修渚者。長洲之隱語也。枚乘上書。重諫吳王曰。修治上林。不如長洲之苑。左思吳都賦。佩長洲之茂苑。吳郡志曰。長洲在姑蘇南大湖北。闔閭遊獵處也。案長洲。自春秋以來。累代顯名。故取以表江左矣。

### 南嶽無餘雲

案南嶽爲江南山鎮。故特標之。晉元卽位。詔遂登壇南嶽。亦此意也。雲者紫雲。數術家所謂王氣也。藝文類聚引庾闡揚都賦注曰。建康宮北十里有蔣山。元皇帝未渡江之年。望氣者云。蔣山上有紫雲。時時晨見。又宋書符瑞志。吳亡後。蔣山上常有紫雲。數術者亦云。江東猶有帝王氣。諸言云云。而元帝升天位。有紫雲。晉猶可以中興。無餘雲。則晉之曆數盡矣。

### 豫章抗高門

此著劉裕篡晉之階也。晉書。義熙二年。論建義功。封裕豫章郡公。發迹豫章。遂干大位。故曰豫章抗高門也。詩。臯門有仇。毛傳。王之郭門曰臯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臯門。孔疏曰。毛以爲太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宮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臯門。臯。高通用。禮記。明堂位。天子臯門。鄭注。臯之爲言高也。

### 重華固靈墳

吳師道曰。恭帝廢爲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案重華固靈墳。猶言零陵王何在。但有靈墳耳。王引之經傳釋詞曰。固又作顧。顧猶但也。孫綽聘士徐君墓頌。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

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

司晨。雄雞也。雄雞一鳴而天下白。以喻建義之師。

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

此言裕以符瑞惑人也。湯東澗曰。義熙十三年。鞏縣人獻嘉禾。裕以獻帝。帝以歸于裕。西靈。當作四靈。裕受禪文。有四靈效徵之語。案恭帝禪詔。有四靈效瑞。川岳啓圖語。策書有上天垂象。四靈效徵語。又義熙十三年。進封裕爲宋王。詔曰。周道方遠。則鸞鷲鳴岐。二南播德。則麟騶呈瑞。自公大號初發。爰暨告成。靈祥炳煥。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至。嘉禾近歸已哉。此詔。裕腹心傅亮筆也。裕以符瑞惑人。其來漸矣。

諸梁董師旅羊勝喪其身

此言舉世惑於符瑞。義聲不聞。而晉宗室又夷滅已盡也。黃山谷曰。羊勝。當是平勝。平勝。白公也。湯東澗曰。諸梁。沈諸梁。葉公也。殺白公勝。此言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寧平勝。以比司馬休之。諸梁。則比沈田子。沈林子。兄弟。休之與平勝事雖不同。其爲復讐而舉兵。則恍惚相似。勝爲楚宗室。休之爲晉宗室。開府荆楚。故以爲比。姚秦之敗。由於二沈。林之竄死。由於秦亡。故曰

諸梁董師旅。畢勝喪其身也。宋書曰。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公疑其有異志。休之兄子文思在京。招集輕俠。公執文思送還休之。旋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率軍西討。休之亦上表討裕。衆潰。奔襄陽。晉書曰。休之敗。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

此痛零陵王不如山陽公之善終也。後漢書。獻帝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魏志。山陽公薨。追謚爲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周書謚法解。不勤成名曰靈。山陽善終。猶非不勤成名也。湯東澗曰。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此正指零陵先廢而後弑也。

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爲君

此責零陵王有似安樂公也。卜生當爲卜年。形近而譌也。漢書地理志。漢承百王之末。汲古閣本作百年之末。年譌爲生。與王譌爲年。其例正同。本篇四譌爲西。畢譌爲羊。年譌爲生。王譌爲生。皆因形近。晉書恭帝璽書曰。故有國必亡。卜年著其數。又曰。曆運改卜。永終於茲。此書自是王韶之所草。然帝閱後。欣然操筆曰。晉祚已移。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以授傅亮。不

能爲高貴鄉公以一死謝國。甘爲劉禪降。附受安樂之封。是豈得謂爲謂古通之君哉。深責之也。左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魯語。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漢書鮑宣傳。陛下爲天牧養元元。後漢書宦者傳。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魏武帝樂府。立君牧民。牧亦君也。互文以見義耳。人謂汝曆數永終於茲而已。反謂祚移將二十載。斯牧卜年。抑何善邪。其詞蓋不嚴而厲矣。平生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三趾顯奇文。

生字韓子蒼。本作王湯東澗。從之是也。此四句慨往傷今。言舊恥雖雪。篡弒亦成矣。平王去舊京。謂元帝南宅江左。峽中納遺薰。謂中原淪於胡羯也。陶澍曰。峽蓋郟鄩。今洛陽。峽郟。迎薰。獯鬻。史記五帝本紀作葷粥。周本紀作薰育。葷薰獯並通。案漢書武五子傳。薰鬻徙域。匈奴傳。唐虞以上有薰鬻。字並作薰。遺薰之爲薰鬻。無疑義也。漢書服虔注。堯時曰熏鬻。周曰獯鬻。秦曰匈奴。劉淵。劉聰。皆匈奴遺類。頻陷洛陽。故曰峽中納遺薰。王粲從軍行曰。一舉滅獯鬻。顏延之陽給事誄曰。邊矣獯虜。晉書載記曰。獯醜遺類。皆省獯鬻下一字。遺薰語例正同。雙陵者。二陵也。左傳。崤有二陵焉。雙陵甫云育。謂關洛平定。二陵之間。人民始可長育也。三趾者。三足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鬢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鳥爲之使。成公綏烏賦。有崑山之奇類。體殊形而三趾。凌西極以翱翔。爲王母之所使。案山海經注云。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史記正義引輿地圖云。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鳥或爲鳥也。考辭賦中用三趾事者。約有三義。一爲符瑞。班固典引。三足軒翥於茂樹。左思魏都賦。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是也。一爲三禮。班固幽通賦。姜本支於三趾。李善注。趾。禮也。是也。一爲使命。卽長卿子安二賦所云是也。晉書。義熙十二年。劉裕伐秦。克洛陽。遣長史王宏還都。求九錫。此其義也。奇文者。世不常有之文。九錫文。禪位詔等皆是。王宏回都。而九錫文等以次出。故曰三趾顯奇文。

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

朱公事未詳。

峨峨西嶺內。偃息常所親。

西嶺或指崑崙。崑崙。仙真之窟。正在西方也。然無所據。姑存疑焉。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陶澍曰。天容謂天老容成。與下彭殤爲對。言富貴不如長生。卽楚詞遠遊之旨也。案王子以下故作遊仙之詞。以寄其無可如何之哀思。陶云卽遠遊之旨是也。莊子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漢書甘延壽傳。絕於等倫。

附錄沈田子沈林子事略

南史沈約傳。武帝北伐。姚泓將自禦大軍。恐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數萬騎奄至。田子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前後奮擊。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武帝表言其狀。長安已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賞。傳又曰。姚泓聞大軍至。遣姚紹爭據潼關。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道濟鎮惡等。道濟議避其鋒。林子按劍曰。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大潰。林子每戰輒勝。姚泓掃境內兵屯饒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軍攻之。帝遣林子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曰。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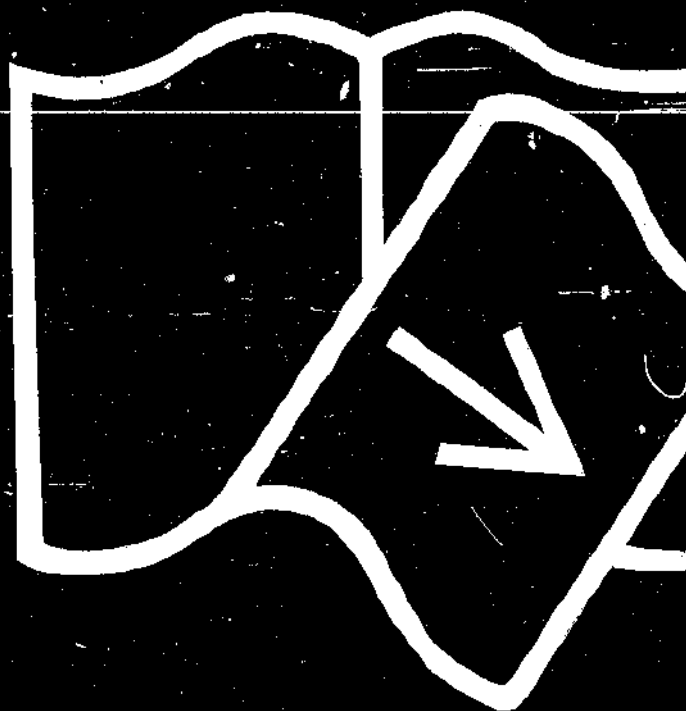


文苑

麓

行





原件短缺

於穆秦君。醇德允明。慎終以禮。追遠有經。思樂衡門。于泌之陽。隘不厲物。安不渝貞。幽人貞吉。坦坦其平。德音茂矣。奕世作程。載銘玄石。於鑠芳聲。

武進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劉母任太夫人墓誌銘

徐震

太夫人姓任氏。諱玄珠。字孟潔。宜興人。王父清贈中憲大夫諱昀。方志列義行傳。父清浙江海甯州知州。諱福英。夫清光緒乙酉副貢。歷署廣東臨高廣甯知縣。武進劉府君諱樸。子二。曰旭。清道員。民國二等嘉禾章。廣西印花稅處處長。曰浩。同濟大學醫科畢業。三等軍醫。正女一。曰雪。蘇州英華女校保姆科畢業。適上海地方審判廳推事周慶高。先太夫人歿。太夫人誕膺雋哲。夙昭懿度。年六齡。能推食以仁。餓者八歲。能作家書。其爲婦也。奉上齊敏。而致其敬。事夫和愉。而協以義。嘗隨府君莅廣甯。廣甯之設師範傳習所。建公共圖書館。太夫人實兆其謀。其教子女也。審度才性。而命之學。故迄用有成。其處己也。約。其待人也。厚。衣寒者而藥病者。時時有之。親故有緩急。必得所欲。以去。性實疾惡。量維宏恕。人或有过。必面數之。而後巽言慰諭之。以

是人多感悔。莫有怨者。其於學也。讀書務通大義。不屑屑治繁碎。好史記通鑑。李白之詩。姜夔之詞。晚好周秦諸子。尤篤嗜老莊書。雖疾困弗釋。先是常州有粹化女學。費不出官。學生稀少。將不克支。太夫人以清光緒三十三年。往任監督。懼女學之緒。自茲而衰。謀咨於衆。得與爭成。女學合併。更名粹存。宣統二年。遭府君喪。去粹存者一載。民國元年。校改爲武進縣立女子師範。太夫人復膺聘爲監學。二年。改任校長。生徒化服。所學加進。由太夫人委所得俸資學校。又不居捐助名。故教者敦厲。不以俸厚薄懷去。就學者得按部循節。無凌越錯亂之弊。復婚常用之費。營構堂宇。凡任校長者六年。而武進縣立女師範之成績。炳焉昭於中國。揚於異邦矣。以隨旭往廣西去職。十年。女師範易校長有事。鄉人士羣請復歸任校長。太夫人還至上海。不少休息。卽抵寧。見省長。及教育廳長。謀所以息爭者。亦以不久留。不取俸告鄉人。校事有謚。而太夫人果退。十三年十一月十日。以疾卒於蘇州之第。春秋六十有五。明年一月十九日。歸葬於武進新塘鄉門前山。耐於府君之兆。將葬。旭等謂震鄉人也。於

誌最宜。震自爲童子時。太夫人之名。固已騰焯衆口。按狀益知其審。夫其爲女。爲婦。爲母。爲師。克迪於宜。德罔不勣。惟厥行能。不可殫書。獨舉其卓卓異人者。鑱之貞石。而系以銘。銘曰。

明德鄉兮澤汪濊。年不留兮邑淪藹。廓無求兮懷耿介。思女師兮雲之外。吉日兮歸。祔丹旒兮先路。松柏兮芊芊。幽宮兮永固。





# 詩錄二十首

海上口號

孫景賢

客中愁看綠春肥。莫恨東皇火速歸。猶喜迴風一番送。落花齊向故園飛。

綠衫草堂題壁三首

孫景賢

春夢和年一瞬休。生兒葛帔向人羞。曾看列炬驚鴉散。卻對張羅過雀愁。菜甲秀成新事業。松鱗占斷舊風流。昆湖門外波如鏡。猶照山容萬古秋。

燕臺南陌亦吾廬。想見巾車退食初。檀几微酣鵝酒後。蜻簾斜捲棗花餘。乞裁古錦宜春服。趨近寒鐙課夜書。一臥滄波閒歲月。更驚衣杖草堂虛。

挂冠歸掩翟公門。不爲家貧廢客尊。故國平居吟杜甫。前朝雜報讀開元。羌戎狂悖占星象。蝸壁荒寒逗雨痕。菰飯蕪羹當日事。未須留待後人論。

過滄浪亭因憶前夜泊荻塘聽雨時

費樹蔚

殘葦蕭蕭戰雨聲。橫舟寥夜若爲情。歸來欲雪南塘路。依約江鄉第二程。

癸亥消寒第二集 曠谷繪墨竹以吳越猶警取禱祝平安意

費樹蔚

日日吏人使宅走。報言築竹平安否。衛公愛竹誰得如。此事隽絕挂人口。物希爲貴戒翦伐。吉語沿用義焉取。竭來兵氣消不盡。攢眉寫之弇山叟。竹君大笑我無與。世治何功亂何咎。瑞非洛陽之二幹。富非渭濱之千畝。但辦凌霜映曲池。不堪縛帚掃。霧垢心知老可強。塗飾尺縑聊爲諸君壽。坐中主人雙玉英。歲寒論交一樽酒。逡巡再索叟亦應。只愁病已羸材朽。筆墨已化煙雲盡。面目能令鄙薄厚。伺發掩取會有時。惜無把燭官奴手。

癸亥大寒得沈中丞園靈壁石高九尺許秀削飛動以二十人舁之走六七里竟日

而至余家置夢墨亭中詩以張之用東坡雪浪石詩韵

費樹蔚

青山不肯城中屯。此石睥睨遂獨尊。乍來萬人空巷看。我亦秉燭除食昏。微聞園媪

語人歎。

沈園舊人

百物散盡餘烏村。孤亭屹然地骨鎖。

沈氏特建一亭覆之嚴夫人

在日朔望瞻拜呼曰石仙

白日

誰何竟奪門。

破垣而出

盛衰得失一過眼。平泉往事淒人魂。而我謬爲子孫計。豈惟春土

安深根。玉德金聲介然性。新巢舊痕同一痕。鶴立高寒鳳軒翥。狀其歲晚與汝交情  
論不須梯榮取金帶。良嶽靈壁石挂金帶見王明清揮麈錄亦非小器居銅盆。東坡得仇池石得齊安石皆供以銅盆見集中

九華一品定何似。我見伯雪道已存。

仲道人詩來問石丈。狀態次韵答之。

費樹蔚

歲寒松竹見殷殷。有力移山負卷雲。園中又一石斑毛如師子先為人得去天骨滿籠香霧醉。石置亭中風雨

不能侵然雨氣蒸潏則石身潤如出浴妙音微許暗泉聞。扣之鏗然下臨小池風廊鶴舞銀光壁。自廊下望之頗如畫鶴大障子

月地螺鬢寶鼎熏。月夜嬌屬恒焚香禮之未必晉卿豪奪去。要撩秀句策詩助。

耿吾題六如畫象見貽孝先復許為加墨欣然賦謝用涪翁贈后山詩韻

費樹蔚

嗟我四十未聞道。挽入書林殊草草。偶然結宅傍唐生。畫幃雄誇咫尺園老。鄧公詞源  
吞江河。再拜更乞傾一蠡。鄧公拈鬚笑曰諾。持較咫園哀樂多。知公身似倦飛鳥。故  
林風急孤懷皎。我雖寒儒有俗根。問舍求田略分曉。銷鑠心靈祇自憐。會須張飲桃

花。天。得。公。佳。句。韻。以。絃。唐。生。醉。魂。聞。此。言。

答羅生崇倫

唐大圓

培。樓。無。崇。榦。溝。澮。無。吞。舟。遙。懷。就。有。道。奮。志。起。遠。游。遠。游。何。所。適。三。湘。至。幽。州。朔。馬。非。我。馭。越。鳥。思。南。樛。兼。金。惠。妙。製。風。雅。韻。欲。流。開。函。闊。胸。臆。百。感。紛。曩。疇。青。藍。嘉。有。進。吾。道。砥。如。周。酬。詩。寄。遙。念。願。夏。今。已。秋。

與二弟漸達

唐大圓

人。稟。二。氣。中。性。善。固。有。常。堯。舜。與。人。同。當。仁。焉。能。量。伊。余。務。深。思。與。聖。默。相。將。落。筆。乘。風。軌。摛。文。翔。天。蒼。汝。亦。矯。矯。姿。獨。立。寡。所。當。同。軌。躡。古。人。神。符。自。煇。煇。振。翻。邁。二。陸。騁。足。蹴。雙。張。龍。泉。正。發。礪。太。阿。耀。秋。霜。立。名。在。所。擇。江。海。爲。谷。王。書。茲。銘。座。右。終。焉。慎。忽。忘。

病中偶吟

并敘

唐大圓

大。圓。弱。冠。以。前。形。癯。多。病。學。佛。之。念。亦。自。病。發。及。茹。素。後。諸。病。盡。遣。體。亦。轉。強。年。

來。宏。化。武。漢。三。業。兼。運。精。力。倍。至。今。夏。偶。病。濕。泄。頗。感。壞。苦。因。發。願。言。衆。生。百。一。十。苦。我。皆。代。受。衆。生。可。愍。無。令。難。堪。如。是。發。願。已。愈。而。復。病。者。再。糾。纏。彌。月。然。說。法。無。減。因。吟。長。句。以。自。策。勵。云。爾。

三。苦。五。苦。或。八。苦。乃。至。一。百。一。十。苦。世。間。苦。海。廣。無。涯。菩。薩。觀。之。淚。如。雨。所。以。維。摩。大。神。通。臥。病。丈。室。意。無。窮。一。身。代。受。衆。生。苦。兼。示。地。水。火。風。空。

歲暮傷亂次旭初韻

汪榮寶

鯤。徙。天。池。闊。狐。呼。里。社。驚。歸。人。聊。剪。燭。窮。寇。尙。稱。兵。劍。冷。花。難。落。鑪。温。篆。自。榮。空。庭。同。徙。倚。天。半。正。參。橫。

甲子秋日聞堯父重之日本使任寄懷長句

汪東

蕭。瑟。秋。風。動。五。湖。傳。聞。滄。海。復。乘。桴。端。居。已。看。波。平。檻。獨。往。應。憐。雪。載。塗。豈。有。鴻。文。儕。二。陸。儻。勞。鳩。舌。問。三。蘇。故。園。叢。菊。猶。依。舊。村。酒。何。年。一。共。沽。歲。暮。傷。亂。呈。衰。父。大。兄。

汪東

龍戰今猶駭。烏栖夜自驚。吳。蹊。空。得。歲。越。俗。豈。佳。兵。樓。迴。悲。笳。起。城。荒。蔓。草。榮。不。須。吟。別。賦。已。有。淚。縱。橫。

歲暮傷亂次韻謹呈諸叔父

汪復熙

朔雪殘年逼。連烽午夜驚。有田誰解甲。易地復陳兵。骨肉真親在。江湖薄夢縈。近聞裘敝客。猶是說從橫。

采蓮曲

何承徽

采蓮淥水頭。住近橫塘曲。低鬟垂綠雲。清曠翦寒玉。緞輝香海綯。菡萏驚芳豔。荷翻拂紅舟。菱長繞翠釧。歸來露溼妝。珠濺青蓮房。莫怪停橈晚。花深玉漱長。

塘上行

何承徽

塘水不可測。千尺涵縹碧。塘上菖蒲花。九節無人摘。翩翩雙鴛鳥。弄姿映明燼。何處沐芳人。往來時有迹。

越溪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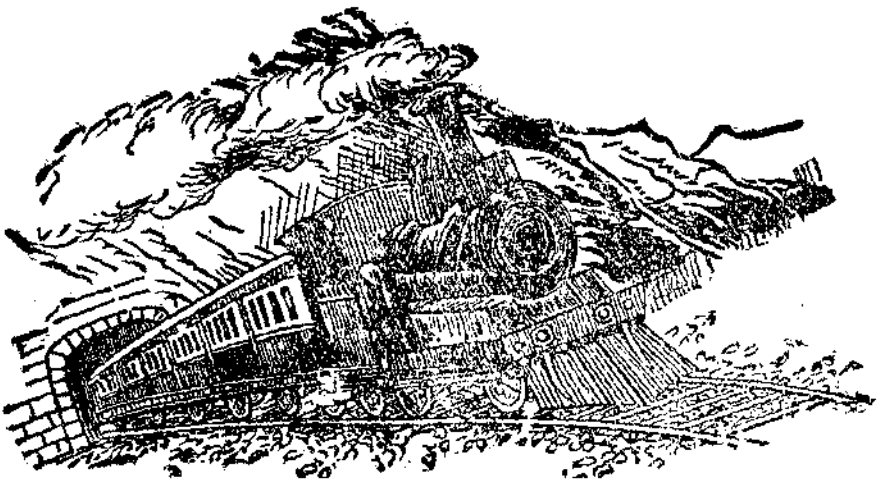
何承徽

罌。耀。采。張。高。樓。楚。管。未。發。蠻。絲。柔。娟。娟。麗。月。水。潑。地。裊。裊。綠。波。風。送。秋。楊。柳。紛。陰。  
老。平。陸。蕙。草。衰。暮。歇。汀。洲。越。女。菱。舟。欲。輕。舉。菱。葉。菱。花。滿。清。泚。直。教。秀。靨。勝。東。家。未。  
肯。顰。眉。學。西。子。綠。鬢。垂。雲。嬾。不。梳。紅。妝。映。入。清。瑤。裏。畫。舸。相。逢。晚。更。移。胭。脂。匪。勝。若。  
邪。溪。自。能。艷。色。傾。城。國。太。息。南。金。鑄。范。蠡。

秋夜辭

何承徽

蠟。光。紅。地。蘭。澤。融。花。宮。晚。漏。催。玲。瓏。珠。箔。千。絲。縷。篆。纈。芙。蓉。十。里。圍。香。風。促。織。驚。秋。  
鳴。絡。繹。機。上。寒。絲。不。盈。尺。平。陽。歌。燕。賜。綾。袍。披。香。殿。外。月。初。高。





# 詞錄七首

被花惱

鄭文焯

春江感夢和紫霞翁自度腔

花香積水漾。簾陰斜月半。牀侵曉。簾竹微涼。翠塵少。梨雲一霎。蘭波滿地。醉枕鶯催。覺沈漏水。隱屏山蠟燭。無淚還愁照。寥落少年遊。寸寸相思斷。腸草誰家玉笛。隔雨紅樓。盡放春愁。到漫蜂媒蝶使。費追尋。又爭似多情爲公惱。恁夢裏喚得春回天也老。

側犯

鄭文焯

天平山題壁

亂峯。倒立。蹋空直。與雲呼吸。奇極看列坐。愁鬢許平。指塵飛不到。處人影。和天碧。幽覓。正木落。千巖數聲。笛。層巔石鏡。空照蒼黃壁。尋壞蘚。舊詩痕。烟外翠。如泣。滿袖松風。畫秋無迹。綠盡吳根。付誰收拾。

釵頭鳳

鄭文焯

花步里記所見

屏山遠。蘭期短。小花照水吳妝淺。紅窗隙。朱唇的。舊家池館。畫春無迹。覓覓。悠  
然見。飄然散。玉笙鶴背天風斷。空亭立。星前憶。便伊香影。萬珠量得。值。值。值。

水龍吟

陳銳

題鄭叔問詞集

十年雪涕神州酒。酣西蹴。昆侖倒。素商夜起。潛蛟自舞。危絃孤操。燕客多悲。郢歌寡  
和。江山文藻。爲一閒放。汝掉頭高詠。蒼茫境。無人到。桂樹叢阿香窈。賦歸來。相從  
未早。急觴送日。煩衿題夢。眼中人老。故苑烏栖。荒橋鶴語。儘供吟嘯。甚江南。腸斷人  
閒。流。落。有。傷。春。藁。

浣溪沙

黃侃

暫熱仍涼。恰是秋微陰。終日羃高樓。更無心緒。憶遨遊。偶得奇書。消永晝。強尋閑。

事。被。清。愁。不。妨。身。世。兩。悠。悠。

摸魚兒

黃侃

庚申七夕和白石韻

歎。新。來。乍。耽。閑。靜。嬾。聞。螿。訴。梧。井。佳。期。偶。向。愁。中。覺。從。此。又。教。愁。永。傷。去。景。問。誰。料。  
天。孫。誓。約。還。更。整。雲。寒。霧。冷。算。別。緒。經。年。秋。天。一。夜。歡。恨。兩。心。領。危。簷。角。還。指。微。  
波。炯。炯。橋。成。何。待。俄。頃。已。諧。仙。侶。偏。多。障。餘。巧。世。人。猶。請。離。思。迴。鎮。獨。步。空。庭。冷。落。  
銀。漢。影。幽。歡。自。省。訝。十。載。前。頭。陳。瓜。舊。處。翻。作。斷。腸。境。

清平樂

汪東

車行津浦道中作

風。輪。電。馭。直。欲。排。空。去。明。發。天。津。橋。畔。路。暮。看。江。南。烟。樹。年。年。南。北。東。西。祇。應。長。  
恨。歸。遲。行。到。故。山。深。處。杜。鵑。猶。自。催。歸。



襍著

李健題



# 法學卮言續

但 燾

錢地之癖

晉和嶠富擬王者而至吝人謂其有錢癖唐李愷善殖產伊州有膏腴自都至關口田疇彌望時謂地癖余輩避地海上差無二癖爲足豪耳

葛洪譏當時選舉之濫

魏元忠傳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第賢良吝如蠅洪而生今日見議士選舉之冒濫不知又作何言矣

古代以硫磺泉療皮膚病之例

抱朴子洛西有古大墓穿壞中多石灰水汁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廣舍而賣此按此當是硫磺泉之類可療皮膚疾不足怪也

教走

語錄。福州張鬻字柔直。蔡京賓致爲塾師。一日呼諸生來前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旦晚可以逃死。諸生走告京。京聞之瞿然。卽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遂以楊時爲對。今之擁兵者。日以釀亂爲事。禍發則以一走了之。其善走性成。固不待父師之教。其左右能知教。走者已爲上客。更無教以收拾人。才者卽有之。亦決其不能聽也。惟旦晚觀其一走可耳。

### 學府

南史梁昭字景明。博極古今。人號爲學府。今之大學自命爲最高學府。而畢業者。有不能作書品者。與昔時博士不能書驢券同。誚而其明習家法。學有師承。則又非博士比也。尙有慙夫書厨。何云學府乎。

### 中書內坐將軍

唐令狐綯拜相。温庭筠以其無學識。譏之曰。中書內坐將軍。按今日而有令狐綯其人者。坐於中書。恐四海百僚將易譏爲頌矣。

### 湖廣及湖南湖北之得名

明陳仁錫無錫人。天啟崇禎兩朝講官也。熟當代掌故。著有皇明通紀。皇明世法錄。皇明傳信錄。皆列入禁書目錄。已不多見。其潛確類書一種。見抽毀書目。以其四夷門涉清世忌諱也。皇明通紀。潛確類書。余得其全書。而世法錄則殘帙也。潛確類書區宇門湖廣行省總論云。古雲漢地。禹貢荊州之域也。本詩漢之廣矣。而名分道七。曰武昌。治武昌漢陽曰下荊南。治鄖陽襄陽曰湖北。治德辰州二府曰上湖南。治衡永二府曰下湖南。治長沙寶慶二府總名三楚。襄楚武陵。轄府十五。州十六。縣一百七。北抵河南。東抵江西南。抵雲貴。西抵西川。西北抵陝西。亦四通八達之道也。自鄖陽歷荊襄岳州至永州。南北二千八百六十里。自黃州黃梅縣歷武昌至辰州。東西一千五百四十里。田土二百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頃零。賦稅米麥二百一十六萬二千八百餘石。起運三十六萬九百餘石。戶凡五十四萬一千三百有奇。口凡四百三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有奇。愚按元史地理志。湖廣等處中書行省爲路三十。州十三。府三。安撫司十五。軍三。屬府三。屬州十七。屬縣一百五十。管蕃民總管一。現在湖北省轄之襄陽府及均州房縣。黃州府屬之蘄春蘄水廣濟黃梅羅田黃岡麻城。漢陽府屬之黃陂。或屬襄陽路。或屬蘄州路。均隸遼陽等處行中書省。而江陵公安石首松滋枝江潛江監利則隸中興路。宜都長陽遠安則隸峽州路。復有安陸沔陽德安三



府。荆門州。隨州。兩州。皆隸遼陽等行省者也。而武昌路轄江夏。咸甯。嘉魚。蒲圻。崇陽。通城。武昌等縣。興國路轄大冶。通山。漢陽府轄漢陽。漢川。歸州轄秭歸。巴東。興山。其占現湖北之轄境至微。而包有湖南。廣西。全省及廣東。高雷。欽廉。瓊崖之地。其命名湖廣。或以兩湖兩廣得名。不盡由詩漢廣之義也。

### 憲臺

晉書。漢官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爲臺主。中丞是也。明以御史臺官出糾庶政。憲臺之名。或自此起。後以訛傳訛。遂爲長官之通稱矣。

### 乳酪

遠西人喜飲乳酪。釋名。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晉起居注詔曰。尙書荀勗。旣久羸毀。可賜乳酪。太官日給之。又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子。此皆昔人以乳酪養生之證。

### 持刑之難

唐馮宿刑部郎中制云。亟則失刑。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奸。惟是四者。持刑之難。昔人所謂

難者。今之法吏。以考成不及。不之省也。吾願以此數語爲法吏之座右銘。

元鄉會試以軍人看守

元史選舉志。鄉會試許將禮部韻略外。餘並不許懷挾文字。差搜檢懷挾官一員。每舉人一名。差軍一名看守。無軍人處差巡軍。蓋幾以寇盜相視矣。

行臺

元官制在內有中書省。在外有中書行省。在內有御史臺。在外有行臺。明清以都御史副都御史持節於外。其治事之處。亦曰行臺。相沿至清季。族人傳舍。亦榜曰仕宦行臺。失實甚矣。

明末諸生可役使衛所軍士

明史兵志。初時都指揮使與布按並稱三司。爲封疆大吏。而專闔重臣。文武亦無定職。世猶以武爲重。正德以來。軍職冒濫。爲世所輕。內之部科。外之監軍督撫。疊相彈壓。五軍府如贅疣。弁帥如走卒。總兵官領勅於兵部。皆蹠間爲長揖。卽爲非禮。至於末季。衛所軍士。雖一諸生。可役使之。積輕積弱。至舉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戰守云云。然明雖亡。而所在起兵者。多文人書生。使無洪承疇吳三桂輩爲清作俚。則中夏未必遂爲虜有也。

元代元帥府之官制

元代京內置宣政院。秩從一品。掌釋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隸治之。遇吐蕃有事。則爲分院往鎮。遇大征伐。則會樞府議。其爲人則自爲選。其爲選則軍民通攝。僧俗並用。其屬在外有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秩從二品。其下有軍民萬戶府。軍民總管府。此外有洮州元帥府。秩從三品。達魯花赤一員。元帥二員。知事一員。其他如十八族元帥府。積石州元帥府。禮店文州蒙古漢軍西番軍民元帥府。均置元帥一員及餘官不等。其官略如明清道員。而名之曰元帥。所以威遠人也。

明衛所之制

明史兵志。衛所之制。所部兵五千人爲指揮。千人爲千戶。百人爲百戶。五十人爲總旗。十人爲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係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戶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僞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爲兵者。其軍皆世籍。洪武七年申定衛兵之制。征調則統於諸將。事平則散歸各衛。十三年改大都督府爲五分統諸都司衛所。崇禎三年。兵部侍郎范景文言祖制邊腹內外。衛所基置。以軍隸衛。以屯養

軍。後失其制。軍外募民爲兵。屯外賦民出餉。使如鱗尺籍。不能爲衝鋒之事。并不知帶甲之人。此則末流制度之弊也。

### 解縉萬言書切中時弊

解縉萬言書。略見明史本傳。皆切中時弊。余喜其言賦稅事。可供研究稅法者之考鏡。略曰。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特爲采拾於此。

### 陳仲弓知政本

世說。陳仲弓爲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間有。在草不舉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賊殺主。何如骨肉相殘。仲弓可謂知政本矣。

漢子之名始於五胡亂華。

宋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云。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於五胡亂華時。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之。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此其證也。承平日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爲笑。按胡人謂漢人曰漢子。猶清人關謂漢人曰蠻子。而漢人謂彼曰韃子也。

三不近

汲冢周書銓法解有三不近。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愆自惡。三不近也。今之長人者。能守此三不近。其亦可以不敗矣。

孔子論政切中今日時弊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爲。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

是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天之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今之長人者不知取人爲何事。左在勞於治事。如袁世凱者不能以數稔居其位。況其下者乎。

### 三至

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昔者明主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悅。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名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合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又曰。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孔子言禮樂不外政治。外人以選舉求賢而賄賂之禍烈。以選舉官賢而朋黨之禍興。甚矣知賢官賢之難也。

### 德法刑法之分

外人祇知有刑法而不知有德法。大戴禮盛德篇曰。刑罰之所從生有源。不務塞其源而務刑殺。

之。是爲民設陷以賊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好惡不節。故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慾好惡。以慎天。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法正論。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行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王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爲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飾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於口。刑不用而民治。注。明堂。天神所在。是所謂天法者。卽敬天之意。而德法者。則禮法也。今我國既無宗教。而教育於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之道不講。徒恃刑罰。其德行功。能復無所問。法與人兩俱失之矣。

董仲舒言貧富不均之害

春秋繁露調均篇。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

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仲舒洞見世之難治。由於貧富不均。其識量有過人者。而欲差上下以爲調均之法。在今日共和制度之下。難見施行。若以有利事業。歸之官業。則適足增長官僚政治之害。若歸之市鎮自治機關。則利歸土豪大賈。然則限制重利盤剝。重徵奢侈稅所得稅遺產稅。亦其次也。

韓詩言爲治在御人

韓詩外傳。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關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臯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雖說詩。實論政也。不讀經傳而論治道。猶却行而求前也。

民德士德之分

韓詩外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



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今之士其不以從俗爲善貨財爲寶者何少也。

### 觀士之法

韓詩外傳。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觀人之法也。有官人之責者。不可不察也。

### 守亦名曰正

獨斷。守者。秦置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伊河洛也。漢改曰河南守。武帝會曰太守。世祖都洛陽。改曰正。今日本猶名檢事長爲檢事正。

### 守宰之良訓

馬融忠經守宰章。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洵守宰之良訓也。

### 發塚得活之又一例

發塚得活之例。余前已舉之。茲讀傅子云。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

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尙生地中也。將一朝歿然生。偶與發家有會也。

仁智勇非忠不立

忠經辨忠章。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按仁智勇非忠不立。吾觀於今日之政治人物而益信。

古人建築計算重量

世說。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鎔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稱藥量水

世說。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荀令爲量水。意古人飲湯藥。亦如遠西人之飲藥汁有分量也。

晉代領兵者以劫略爲常

世說。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夜復南塘一出。祖於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又稱石崇爲荊州

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吏治如是。清譚諸賢。不能道其咎也。

醫難

老學菴筆記。任元受事母至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過。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世之爲醫者。能用心如是。庶少冤死矣。

宋丁隲請禁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宋丁隲論進士論財娶妻之俗云。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他。市井鬪儉。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恥。自爲得計。筮仕之初。已爲污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今之學士。一至海外。或涉都會。輒論財而娶。滔滔皆是。亦有不勝覺察之患矣。

明初遣發元遺臣之計畫

明宋濂淮安侯華君神道碑云。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爲婚媾。幼主尙竄沙漠。謀

者因倚之值我事情。上明照數千里外。每勅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仕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爲患害。明祖所見甚遠。宜特書以告後代。其後劉健有登極建言疏。言往年以來。降胡皆留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與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里甲相錯。以染化之。此誠當日同化胡元種族之上策也。故並著於篇。

### 明太祖作上書建言格式

洪武九年災異求言。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五事。盈一萬七千字。初命中書郎中王敏誦至六千三百七十。有云所任者半迂儒俗吏。召分迂俗不對。扑之。次日上。又令誦其言。至一萬六千五百。方見五事。字僅五百。當日歎曰。爲臣不易。茹太素是也。勅行四事。作上書陳言之法。頒示天下。過式者問之。民國以來。以電報言事者。漫無制裁。輒千百言不休。無關要旨。余謂宜師明制。置電報言事格式。亦省時省費之實政也。

### 宋代塾師受所司考核

朱濂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云。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卽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有不及。至於闔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於理者始聽。是檢定塾師之法。宋已有之矣。

### 省敵

誠意伯以王佐才。輔明祖建匡復中夏之功。郁離子一書皆經世之言。中有省敵一則曰。孽搖之虛。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鳧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伯蓋慨於元季羣雄。互相吞噬。卒爲明祖驅除。而有是言也。

### 誠意伯之政論

誠意伯有擬連珠數首。皆通達治術之言。不以文采勝人。其一首云。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明祖之於當時羣雄。皆乘其敝而圖之。得此術也。又云。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

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鬪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此則止鬪息爭之法也。其云。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斧鉞。不勞而固於垣墉。此言弭亂除姦。貴乎妙協機宜。非操切所能奏效。洵治平之要略。不徒明祖之針艾也。



別錄

樹蔚





# 國壽錄

吳縣潘氏鈔藏本(續)

## 孝廉周宗彝傳

周宗彝字五重。澥昌峽川里人。家世清白。與里豪吳某祖父怨。道鄉黨。冤者上其事。豪不勝。坐獄死。於是競稱其義。清兵下武林。持槊者四起。宗彝但捐貲。倡爲固前後里門。設監守。而俠有義咸推宗彝長者。又登己卯賢書。爲諸生祭酒。人士一聞願從宗彝起四百餘人。宗彝曰。能從吾令。無後則可。衆唯諾。於是令曰。吾妻子不令深匿。使典爨。比閭有以家密去者。共奮擊之。量貧富捐軍糈。治具備。關防甚嚴。自稱大將軍。爲相材分署。以僧隱石爲先鋒。隱石者。故從海昌諸較斬將長岸市者也。有聲。聘得之。各鄉邑所起。旅無若峽川紀律。截然者。時越中諸生鄭遵謙。沮江爲守。馳檄約宗彝共力爲內間。宗彝不應。而自以其所部入海昌邑。路經郭店。擒盜賊百餘艘。乘間爲剌者。勢益張。至邑。得千餘人。時城經陷。大半灰燼。死亡空無人。人寡不足守。又邑當衝。距武林未百里。走馬半日至耳。城外稍稍老弱存。曰。前者冒奮。徒得殘凌如此。今寡婦孤兒矣。誰相從者。故宗彝食盡。復還峽川。論者謂峽川非城守。但召敵。不如散。飄忽聚舟出沒。伺便得一勝。則呼兵至。呼

食亦至也。不則走合越中兵。宗彝不聽。願死守。誠妻子。即不幸。自沈舍後河。勿令擄辱。為後世笑。時宗彝年四十餘。一子可十三歲矣。亦不令去。眾益感宗彝高誼。亦競奮。乙酉八月望。吾東案吾

下五字而衍。五鼓。天大霧。對不辨指掌。王店里為清兵助。百舟突關。關門閉。守者發礮。蒙霧不得中。斬

關。宗彝令其弟諸生啟琦為副將軍者。提兵巷戰。清兵反從背促至。流矢中副將軍。副將軍猶提槳混戰。不勝。痛死。時諸較猶各自沮。柵候大將軍。令宗彝乘小舟。與隱石俱欲間發號。令火忽從。倉中藥。炤舉舟焚。不得已。還室。妻子請脫走。宗彝曰。吾已誓先矣。胡走。次弟視其沈舍。後河十七人。盡迺單身奔西山。則眾散不復可為。清兵索宗彝者。反覆其東案此其觀其舍後。河十七人。以為亦沈。但盡掠。硤川貲積去。時義師汪秉珪等。以其眾往救。硤川已遲一日。斬諸乘勝為盜者百餘級而歸。宗彝亡不知所之。妻卜氏子。

原本標題及傳首數句乙去。改題為諸生周啟琦傳。傳首云。周啟琦字。兄孝廉宗彝。蓋先生以啟琦戰死。而宗彝反亡去。故欲改啟琦立傳。而以宗彝附入也。但通首未改。無論題文相背。抑且前後不蒙。故仍如原文。

東案詳傳文終始。於宗彝屢有微詞。蓋深不慊其為人。也。原稿改題啟琦傳。所以見意。至其詞例。容有不合。則全書原為未定之本。無足深論。竊謂鈔者當從改題。而仍以原題為某附記。其下。則善矣。

孝廉江天清傳

江天清壬午中應天鄉榜。徽人也。乙酉夏。御史金聲舉義。天清與共事。聲敗。尋被執。至金陵。入謁洪內院。天清恭誦先帝望祭。故督師洪祭文字。悽切。聲朗徹門外。時不令誦畢。牽去。疾誦不失一字。欣然就刑。

錄中又有江生傳云。江生。徽州人。流寓仁和之塘棲集。嘗就教於卓人。月乙酉。從金聲起義。聲敗。投水而死。疑卽一人。又便記中一則。較詳於本傳。今移錄於後。

金聲初從其鄉人共守黟縣。時閣部馬士英調黔兵。間道過黟。聲摧官兵過半。馬怒。大索聲。聲有客江天。一字文石。歛人。其祖江東望。嘗爲上海教。有盛名。天一代聲入都。料理得安。莫逆及南都陷。各路義起。而聲先以戒備成旅。天一推官銜。爲聲中軍。一切兵食。天一力贊。旣而推官黃澍自湖廣歸。與聲約。而主兵。我主餉。後勢促。澍復走湖廣。投誠。而聲戰敗。天一向出黃石齋之門。時以百金上母。曰。須此爲菽水。兒與俱行。便歸。直至清營。張天祿大言曰。我推官江天一。清并執之。每以正氣。堅聲。二人同過山溪石壁。各有詩二首傳世。有一師無濟古南陽之句。清邏者以憩蕪湖之吉祥寺。天一與舊友辭別。從容不動色。旣與聲同至大功。慟哭曰。此後應改大忠字樣矣。請卽決。此處清不許。必至法場。天一囑刑者埋吾二人屍。雨花臺木末亭下。從

方先生地下。刑者不能從。有一僧。忘其名。久與聲善。欲收其屍。適聞人販沙枋者。憐二人之忠。爲送二棺。送歸新安。〔原註〕江三十六歲。諸生爲傳野情所知。

舉人孫紹奎傳

孫紹奎。吳江人。中應天榜。乙酉。清兵南下。匿不肯謁見。以兵跡得之。笞掠數百。無完膚。或曰。且持去南都處。裁恐中道死。時紹奎氣奄奄矣。聞此語。大聲曰。紹奎此心不死。至訊訊者曰。若有弟聚奎乎。紹奎曰。紹奎如是聚奎。當亦爾。且曰。竊有所問一言而死。先帝遙奠而哭。想魂萬里。今復有爲清鼎烹義類者哉。不知是一是兩。

贈翰林院簡討諸生王毓著傳

王毓著。字玄趾。會稽讓賢里人也。爲郡增廣生。先世勝巢人。從高皇帝起兵。爲太平興國翼元帥。世蔭水軍千戶。子保。戰靖難兵死。白溝河。保子用。久之。乃得襲爵。降一級。隸紹興衛。用少子仁。仁子舜卿。多陰隲。世傳王十公云。十公子欽。以諸生補上庠。謁選鴻臚丞。晉光祿生。子濟。毓著父也。博學好士。多所著作。有磬園集傳世。毓著居父母喪。循禮哀毀。幾失明。病寒暑者三。始復。故少時讀書不甚記。與人語。若不解。年十六。始爲文。卽遠過作者。與所知甚款曲。然亦時落落不可人意。

故鄉之人愛毀半。毓著不以介意。投以文章。雖隆冬盛暑。稠人廣座。必手甲乙次之。得佳句。爲哦不置口。不事家人產。亦喜品彈絲。東案品下當擊竹字雜坐命觴。間以啁笑。日夕不倦。嘗曰。吾爲文苦不入時。卽不售。願以自老。世未有深知之也。甲申。寇躡燕都。毓著每北向號涕。恨曰。彼高牙大纛。噉血如虎。一旦有急。乃如孤狔狡兔。泥首穴中。使余得仗劍當盡肉。是此後隨事觸景。多所感激。稍不快意。輒詈訶隨之。雖觸禍不省忌也。清兵至武林。輒告友人。彼朝入。吾朝以死。夕入。吾夕以死。時郡判張慄。縣佐某。咸奉圖籍去。坊中迎犒者。比戶責金。備牛酒。未及毓著。毓著方食。聞之。投箸起。援筆大書其門曰。生員王毓著不降。私計須責金者至。手披殺之。因自剄。里老愛毓著。慮禍及。乃代毓著具進。而潛去其門署。則語其兄毓芝。毓蘭。弟死矣。兄曰。好難事。毓著笑曰。此何難。今不自決。他日見吾里貴官。從清所來。勢必憤搏其身首。卽不然。欲退躬耕。已非故家物土。此時求死。則有難矣。作憤時致命篇。其略曰。羣奸誤國。廟社淪胥。憤懷時東案時以當作世變。與下時艱對。變恨不手斬賊臣之頭。慟惜時艱。且思生食叛人之肉。勢如崩土。力不背城。遂使口馬飲江。難應佛狸之讖。長驅至瀾。先圖逆亮之屏。六馭痛東昏之慘。誰式怒蛙於北地。諸司鮮南仲之威。誤祝東案祝疑視誤小蠹爲西晉。吾瀾夙稱水國。則在彼之長技立窮。江東克舉義聲。將已散之人心可鼓。奈何甘心臣僕。志在

啣輿。文非飾過。則曰暫誦必伸。當效會稽之辱。忍恥苟全。又云長隱不返。駕言東海之逃。出師未捷之句。非豎儒所敢唵。天道好還之言。乃孤臣之深望。春陵再造。侈赤伏之符。殷武中興。續白金之氣。爾其目前偶可偷生。吾謂異日必貽後悔。古稱五死。何似捐軀赴義之可樂。壽止百年。保無疾痛水火之殺人。鬼如不厲。爲訪三閭之踪。魂果有靈。當逐伍胥之怒。眞能雪恥。自任願激發於光天。倘或同志不孤。敬相招於冥土。聞其師劉宗周方餓未絕。上書決之曰。門弟子王毓再著拜劉先生閣下。口騎渡江。僞官俱已受事。吾輩非復大明黎赤矣。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六月廿二日。以其子屬兩兄。令讀書識禮義。有成立。曰。願兄爲其難者。飯已。日色欲沈。別去。兩兄雖意其必死。謂不卽此日。獨肅衣冠謁唐衛士祠。榜其東案下有脫字并占一絕。題於祠壁。曰。數天左袒竟如何。立馬吳山第幾坡。袖裏尙存衛士石。身傍猶佩信公歌。趨文廟四拜。欲殉泮水。泮水淺。乃之柳橋投河死。兩兄哭尋柳橋。曰。吾不意弟死易如是也。年三十有九。三子。長子名心脊。五女。同人爲位於明倫之堂。哭奠之。私諡正義先生。而以青衿東案當作衿殮之。曰。此凌閩生許瑗之後又一人也。越二日。儒士潘集爲文以哭之。自沈渡東橋。越十六日。儒士周卜年赴東海死。劉祁兩公皆於閏月之初旬。而鄭義興起於閏月之十三日。皆感於致命篇末句所云也。魯藩

盛國諸生謝晉揚其義。御史王紹美請卹五忠。有王毓著不沾寸祿。死義獨先。應贈翰林院簡討。廕一子。奏可。

諸生贈禮部主事沈子傳

沈陵。字湘岸。鹽官龍山集賈人。兒幼不就塾。十三未識字。頗工弈。嘗與八十老人對。老人顧往往誦。觀者一闕笑。許效翁與同學偶過此。以故見陵。身據案。下子持重。有靜理。無態。東案無下人呼曰。兒獨不能從吾游哉。時老人既負。且欲休。陵因舍弈起。對曰。欲兒何所之。則載與歸。舍董治升家。座有善謳吟者。陵意好此。授句輒習。不更唱。於是盡得師所傳。徐之解絲竹。行數十里。亦以隨。不廢弄也。一日。作爲制舉文字題。問正效翁。效翁笑曰。今天子如趙烈侯。賞歌者。捨石之田人萬畝。則兒雋去矣。陵未省。既曰。兒未解應制體。獨不宜此豔詞。陵曰。先生雅不善歌曲。爲問今郊廟所作音樂。何藉爲人聲。效翁曰。非制也。迺悉語本朝故事。以孔孟之書及五籍斷句。作文學者。爲文疏明其意。號曰八股。諸非先王法言。寘弗錄。陵於是屈首諸藝文。移時輒不樂。撫几太息曰。士以此得當時目。遽高冠束帶。無異人者哉。爲之卽工。但何事。既而獨精求義理。頗有所闡發。與時尙異。蓋弈學故不廢。歌益善也。十七爲諸生。馳譽三吳。既樂觀其所爲文。益欲聞其歌。故得

見陵者爲甚幸。嘗有禁陵樓居。經年不得下者。陵亦時時製小令。譜之管中。泠然聽也。獨不見譽。陳玄倩。玄倩曰。吾見其爲兒湫巷中。無不狎侮。乃與長者並坐。陵拂衣起。怒曰。臣中欲爲何所。不如公。迺相厄哉。乙酉五月。清兵下淞江。陵仗劍走海上。受計道臣荆本澈。得兵符反。號衆郭店集。時所在畏。薙髮挺起。陵所部五六百人。皆自食就伍。會清兵北調。至者度必過此集。陵率衆夜劫之。初。小利。斬數級。頃之。敵益至。衆逃。陵獨身殿。且戰。被創。死。陵質弱不勝。好論兵。不求古法。心剛不肯下。所欲爲必爲之。後已。旣死難。所素善弗信也。集中人憐而葬之。無子。事聞。魯王贈禮部主事。踰年。陳玄倩亦闔門殉節云。

贈禮部主事儒士潘集傳

乙酉之難。越以布衣死第一人爲潘集。集字子翔。世會稽人。大父母嘗客薊。歿於父潮。以集爲兄。澄後。而潮卒不舉子。故集爲兄弟獨子。最苦。性通敏。讀書援筆自喜。不甚苦研。久不遇難。諸生憤益自負。時俗豔科目。不以其賢。高卑之格。使人悶絕。乙榜再遷。例以老病。雖極勳績。勿得內轉。其內轉者。必有援力。爲諸生可以居鄉矣。其未爲諸生。雖孝比曾閔。才儼管樂。該博過班馬。騷雅同屈宋。人無稱者。卽與儕偶言笑。常不及之。過市從仄徑。恥見人也。故世必無高車呵道。謁陋巷。



者。集憤時故。既不屑於流下。又羞附虛聲。念皮相不足見重。益自以矜貴。不顧人。人亦醜其未嘗  
子矜。東案當道。不爲拱。以是集自素善而不更益一交。東案疑而下脫歲庚辰。冒暑徒步三千  
里。訪大父母骸骨。燕北旋陷虜。不果歸。作輓歌十九章以志痛。益憤不欲生。輒棄舉子業。逃之禪  
不辭家。猝走去。爲其友強捉歸。歸復事筆墨。輒又憤。獨居裂楮推案。其狀不一。或喜則佔畢如常。  
酒後又怒不自持。既憤爲禁酒。或經年不入內。顧其談風雅事。款款不擇音。與人晤席。語無寒暄。  
人亦不望集也。有僧雪嶠。從徑山來雲門。集從游歷天目諸勝。徜徉自遠。放影人外。久之歸。自言  
默默有所得。語同里王自超曰。君休矣。盍不偕吾歸去來。且以其輕爲人作序。進苦口。故自超之  
傳集。雖以集多輕易。而又稱其侃侃不可褻近。爲謝教。乙酉。清兵入淞。諸生王毓著不肯奉令。投  
柳橋死。集爲文以哭之。其略曰。旻天不弔。所賴忠臣骨作山陵。壯士東案二字應移置忠臣下。何爲徒令儒生。  
怒經溝瀆。悔太祖三百年養士之恩。竟同豕豕。思先東案先下脫皇字。十七載作人之德。無異飽鷹。誰來  
叩馬。沒兮黃農虞夏。薇生葉悲。寧有擊衣。慚此國士衆人。漆身無悔。惟我王子。立身不二。始信秀  
才如處女。斷不更夫。國士無雙。纔知名下無虛士。今爲定論。潘集聞風起鵠。幸達人先獲我心。飲  
泣啼猿。恥今日獨爲君子。塞外胡笳動秋草。痛先人鬼泣邊場。匣中寶劍凜清霜。敢小子名留後

異代。

東案後字衍

願分驥尾。鯨書同誓契丹。不愧效顰。抉目共觀吳沼。復續正義敷天之句云。敷天左

袒竟如何。立馬吳山第幾坡。惟向惠前三作揖。不來田氏唱蒿歌。其二章有云。莫愁前路

東案疑當作泉

路。故下云。迹其指。已誓從王正義於地下矣。尋約山陰劉越生偕步弔毓著還。歷數

指已誓從地下

其先世情故。悲悼時艱。若斷斷不可以生者。越生心傷之。但唯唯道別。復貽越生書云。集三代暴

棺燕薊。死合魚腹。不得收葬。尤不可使故人頻來作弔。昔虞翻以青蠅作弔客。集謂青蠅正復會

笑人。良友晤時。爲我高謝。越日詣故人索飲。飲酣復言死不去口。或曰甚大。江南死者寥寥耳。公

布衣。徒勞苦。無知者。集作色曰。吾自不欲生。吾從吾王父母。已許。玄趾不知其他。六月廿有六日。

獨步出郭。自沈渡東橋下。起其屍。袖二石宛在也。或意集將以中所不快某某者。夫集志千古。一

擊非所任。大率託申徒之跡也矣。集年二十有八。妻王氏。無子。有遺腹。所著詩文。越生爲襲藏之。

越生恨不得與俱死。走同人恤其喪。私諡義成先生。陪位王正義於學宮。而受國人之唁。葬離諸

某山。魯藩監國。初卹劉宗周冢。卿。祁彪佳樞副。王毓著待詔。周卜年訓導。而集亦止贈儒學教授。

御史王紹美爲概請加卹。與卜年皆禮部主事。各廕一子。

通

訊

駿

丞



# 通訊輯錄

唐大圓來書

旭初先生慧鑒。具縛凡夫。貪生爲急。及利名驅役。乃至忘生。於是有神仙者流。寡欲保生。於人道乃最高。若象教未來。此當陵躐無上矣。圖十載前。感世劇亂。亦營此道。覆觀舊吟。歷然如見。逮研大乘。始明五蘊假合。泡影浮漚。有生必滅。無滅匪生。相待絕對。詎容混邪。錄呈往作數首。聊徵碩果之存。儻入好事之觀。或興知非之感。今者豐林茂草。人禽相逼。學問之道。世棄如遺。惟貴刊樹。大木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因深果鉅。翹視何極。近北京籌設清華研究院。似頗有意。圖以杞憂。恒吟式微。亦將創一東方文化集思社。以唯識理董六藝諸子。雖知力不任。不敢不勉矣。此請道安。又附上致清華校及湘圖書館長函均與貴刊有關望錄入通訊唐大圓謹啟。

復北京清華學校校長書

頃奉到貴校研究院招考規程。閱之喜慰無量。今世之大憂。非在軍閥。而在不學無術。圖徧游南北。靜觀莘莘學子。均似泛大海。無舟楫。俛俛乎不知其何之。夫不學。則逸而思亂。無勝教。則

欲學。末由。遷者不自量。忖曾發願於京滬湘鄂創辦覺國大學院。闡發東方文化。爲救國樞機。今觀貴院規模宏遠。殆所謂不謀而合。先得我心矣。然圖稍欲貢一得之愚。竊以今世學術約之不外三類。曰科哲文。科學經歐戰後。頗爲已試之效。且有盡瘁研習者。似無容以水益水。所最缺而急應整理者。端在文學哲學。吾華文字。具形聲義。他國或有聲義無形。此其優劣略見。彼株守之樸學家。固難通變。若鹵莽滅裂之新學。亦病未能。圓擬擬鄭許以來至乾嘉大師之精英爲文字學。又欲治周秦六代訖今所有篇章爲文章學。有志未逮。容當有待。哲學之發自遠西者。多由現象。擲索本體。乃未至本體而樊然淆亂。其發自東方者。中國六藝諸子。已多內心。至印度有釋迦首倡。馬鳴龍樹無著天親等繼踵。轉闡一心。兼攝內外。則哲學之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矣。故鄙意嘗謂今日談哲學。當精研唯識。溝通孔老諸子。更以之繩度遠西各派。正其中。失取精用宏。庶乎不悖。然茲事體大。非一二人力所能任。圖近雖甌沒從事。每歎知音者希。惟滬上章氏太炎與其弟子汪君旭初等。剋華國月刊。可謂心知其意。高建法幢者。貴院既重國學。且欲造材高深。則問津有資。不患滔滔矣。

答湖南圖書編輯處長唐鍊心書

孔佛之分。跡異實同。誠如來教。惟孔本爲由。賜諸子機。堪人乘。故極談世法。性與天道。顏閔略聞。亦默而識。不可謂孔顏止於六藝。六藝所不及。皆存而不論也。吾人爲學。當觀會通。佛有密意。非了義教。亦如儒道。儻悟非了義。而更求究竟。則由儒入佛。非有二事。若執方便爲究竟。則雖爲儒。亦見晒顏閔耳。陸王或心知其意。而以黃葉止啼。癡人逐塊。多爲所欺。來示言人道中。庸之儒教。似欲離佛獨立。佛卽是覺。離佛卽離覺。合迷孔談仁智。詎宜入迷耶。然爲學之道。有知彼始能知己。當局每藉旁觀。拘室內而圖一室。第離可知矣。儒宗綱要之編。固屬盛業。第專就四書五經中。剝取微言大義。恐言未能微。義難以大。旣經省委圖書編輯處。是立學有基。因緣妙合。以弟淺見。當問津海內知識。集思廣益。然後下筆。則現今滬上華國月刊。融攝內外。陶鑄今古。蕩然無閔。幸勿失於交臂也。

### 吳檢齋來書

旭初尊兄足下。被手書。屬爲華國撰文。弟雖有叢藁數種。皆未整理就緒。又無書手代爲彙錄。故一時不得奉寄耳。弟近治尙書。時以疑義質之本師章先生。其往來書疏。前已鈔寄數首矣。竊謂清儒於此經。發正發多。視唐宋人所爲。誠不可同年而語。然有可議者數事。丁儉剽撰尙書餘論。

正言僞書爲王子雍所作。其所舉證止引王與孔同者而異義百有餘事。則置之不論一也。王義多本賈馬。其與鄭異。自無足怪。而清儒多鄙棄之。甚或竊取王義而據爲己有。二也。孔傳真本久不可見。而段若膺每以見行孔傳之文爲孔安國讀易之字。殊非其實。三也。江叔灑孫淵如之流。於馬鄭有明文者。疏通證明之。無明文者。寧自造異說。不冒用孔傳。不知二十八篇之傳。多據舊義。頗有不可奪者。而一切不顧。四也。今文見存者。有熹平殘石。古文之可據者。前有漢儒所述。如許氏說文。近有正始三體數段。若漢人引書。有以訓詁代經者。亦有隨時刪易。以就自說者。不必悉依本經也。而近人如皮鹿門王益吾等。以漢人所引。除馬鄭外。一切皆爲今文。不知今古文字。是一事。今古尙書說。又是一事。妄爲分別。竟無準的。五也。此外同異。所襲尙多。頗欲致力於此。有所折衷。自惟向學稍晚。又爲俗事牽率。不得專意爲之。加之遠離師友。不獲請益。此之大願。恐難速就耳。近撰書傳王孔異同考。皇甫謐帝王世紀書孔傳異同考。左氏杜解書孔傳異同考。因近王皇有僞造之嫌。杜亦襲用孔傳。故欲校其異同。孔傳正議。馬鄭王孔異同譜等篇。中有數種。屬稿略就。造次草創。疏失必多。隨事補苴。尙須時日。今鈔寄數篇。在華國得以充幅。在弟可以就正通人。似亦兩利之道也。順候撰安。吳承仕叩頭。

何與神來書

去歲寄但植之先生一書。承采入月刊。具見不遺洩勃。醫師之良。並用桷杗。大匠之巧。固已訂文字道義相切礫之契也。振義僻處偏隅。聞見固陋。而縱心孤往。理亂弗移。積久不暴棄而自多。相賞遇同調而實寡。讀貴刊。知珊網宏開。鐘琴易觀。敞堪專搜金石造象。六朝精品。另有專書。惟兩漢古緣。有關典禮。居互鄉而貽譏鼠璞。望下門則願獻青萍。茲將拓片題跋附寄。望爲鑒定。倘賜褒題。尤深感禱。敬請箸安。振義再拜。

何君寄示西漢玉圭東漢金册拓本。各附長跋。當爲分期印登。以稔海內嗜古之士。

其玉圭拓本一種見

本册圖畫類

又粵秀山觀海圖影片。以原本黯淡。兼中途包裹爲雨所濡。水漬滲透。不克摹印上版。

甚願重寄一紙。俾信前諾。何如。記者識

沙文若來書

旭初先生閣下。羣言霧塞。舉國若晦。自華國月刊出世而後。海內媚學之士。始得有所尉荐。誠不朽之盛事也。文若鄉曲。鰥生孤陋。少文。并龜比其岑寂。山樗方其凡庸。忽見貴刊。采及拙作。王君墓志銘。蕪穢下品。何緣得入雅鑒。就萎之枝。俄被朝曦。其欣喜可知已。文若之師馮君木先生。拜



夙昔服膺章先生最深。其文章見錄於貴刊者。惟楊君墓表一篇。非其慙意之作。頃寫奉虞君述應墓志銘。姜君墓志銘。五十生日前告誡二子四篇。并希隨時刊布。附拙作澹菴記一篇。追琢爲辭。漫不中律。大正之後。能更爲了付刊。尤所跂望。氣類之感。不嫌冒涉。荊州之識。倘其許我。專此敬候。箸祺不宣。沙文若再拜。

## 第二期第六册校勘記

圖畫吳補齋花鳥册邊題誤作山水册

原忠第二頁第二行競競誤競競。又第十一行以之而黜誤出。

與吳承仕論尙書古今文書第二頁第十一行論語集解誤集釋。又第十二行多取石經誤都。

取

師鄒齋經義偶鈔第八頁第五行享先公則驚冕誤作先王。

文心雕龍札記第五頁第十三行据此誤比。

限田均田制度論第八頁第一行永業二十畝二誤一。又第十二行應授田而不授下授字誤。

受。

原法第七頁第十行視爲誤觀。

釋景幼南見相別種未釋之疑第四頁第十二行見相別種誤倒作相見。

詩錄第十頁第十二行馬龍車水誤作馬頭。又第十一頁第一行烟花暝誤暝。

詞錄第二頁第三行蕭瑟誤簫。

孤臣述第一頁第十行罹譏誤羅。又第三頁第十一行庫吏誤史。又第十三行城中舉火城誤成。又第七頁第八行經承蝮蠹誤倒作承經。又第十一頁第五行顛賴誤顧。鉛槧餘錄第五頁第二行藏書第一樓誤樸。